

李有才板話

本 圖 插

趙 樹 理 作
朱 丹 插 圖

北 畫 報 社 出 版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東北畫報叢刊之三

李有才板話

(插圖本)

趙樹理作圖
朱丹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郭沫若論解放區創作

解放區的文藝作品，在上海受到讀者熱烈歡迎。文學界權威郭沫若氏在讀完『李有才板話』（趙樹理作）和創作選輯之後，在八月十六日文匯報上發表評論。關於『李有才板話』，他寫道：『我完全陶醉了她那新鮮、健康、簡樸的內容與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我相信都會感興趣的。』關於『創作選輯』中十二個短篇小說，郭氏稱：『我最喜歡的是康濯的『我的兩個房東』，它的技巧是達到了完美的地步。邵子南的『地雷陣』是板話式的歌頌，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把一個女英雄折聚英的翻身寫得活靈活現，比讀了一部長篇還要有味。』郭氏結語稱：『總之，我最近讀了這兩本意外令人滿意的好書，我願意把這兩本好書推薦為抗戰以來文藝作品的傑出者。這兩本書，我希望能在上海重版（按已銷三版六千冊），使它們更能夠與上海的讀者接近。』此外艾青的長詩『吳滿有』也很受歡迎；解放區流行的秧歌劇，則為上海青年們所狂熱愛好，許多學校裏學生團體的晚會，新添了秧歌的節目，名劇作家劉西渭（李健吾），在一篇撰文中，把秧歌的改良者們稱為『無名英雄』，指出在描寫農民的秧歌劇中，表現着文學生命的無窮希望。

論趙樹理的創作

周揚

在被解放了的廣大農村中，經歷了而且正在經歷着巨大的變化。農民與地主之間進行了微妙而劇烈的鬭爭。農民爲實行減租減息，爲滿足民生民主的正常要求而鬭爭，這個鬭爭在抗戰期間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組織了中國人民抗敵的雄厚力量。抗戰勝利以後，減租減息與反奸復仇、清算的鬭爭結合起來，鬭爭正在繼續深入發展。這個鬭爭將摧毀農村封建殘餘勢力，引導農民走上徹底翻身的道路。經過八年抗爭，農民已經空前地覺悟和團結起來了。他們認識了他們貧窮的真正原因，他們決心爲根本消滅這個原因而鬭爭，他們把鬭爭會、清算會很正確地叫做「挖窮根」，這就是說，要把貧窮的根子挖出來，將牠斬斷。農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地發揮，這個力量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抗拒的，是無窮無盡的。牠正在改變農村的面貌改變中國的面貌，同時也改變農民的面貌。這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最大最深刻的變化，一種由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變化。

這個農村中的偉大的變革過程，要求在藝術作品上取得反映。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滿足了這個要求。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也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他第一篇爲人所知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之後，立刻在羣衆中獲得了大量讀者，僅在太行一個區就銷行達

三四萬冊，羣衆並自動地將這故事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接着發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話」，這是一篇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鬥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不久以前，又發表了同樣主題的長篇「李家莊的變遷」。

我們面前是三幅農村中發生的偉大變革的莊嚴美妙的圖畫。

「小二黑結婚」寫的是一個農村中戀愛的故事。故事很簡單：小二黑，一個特等射手的年青漂亮的農民，和一位美麗的農家姑娘小芹和好。但是小二黑的父親二孔明和小芹的母親三仙姑，這村子裡的兩位「神仙」，却反對他們的結合。二孔明爲他兒子收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作童養媳；但是小二黑不認賬，他對父親說：「你願意養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認母親爲她定下的婚事，把婚禮扔了一地，對母親說：「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走！」你看，他們回絕得多麼乾脆，多麼堅決！當村裡的惡霸金旺兄弟將這對情人雙雙牽住，企圖誣告他們的時候，小二黑一點沒有畏怯，他是理直氣壯的，因爲他「打聽過區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區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結果，自然是小二黑勝利了。作者是在這裏謳歌自由戀愛的勝利麼？不是的！他是在謳歌新社會的勝利（祇有在這種社會的勝利裡，農民才能享受到自由戀愛的正當權利），謳歌農民的勝利（他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懂得爲更好的命運鬥爭），謳歌農民中開明、進步的因素，對愚昧、落後、迷信等等因素的勝利，最後也最關重要，謳歌農民對封建惡霸勢力的勝利。作者對二孔明與三仙姑的描寫，算得是够諷刺的了，但當我們看到這兩位「神仙」爲自己兒女的事情弄得那麼狼狽不堪的時候，我們真有點可憐起他們來，待到後來看到他們的轉變，簡直要喜歡起他們來了。原來作者

攻擊的對象，並不是他們，而是金旺兄弟，那些橫行鄉里的惡霸們。

在「李有才板話」中，便正面展開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鬭爭。鬭爭圍繞在改選村政權與減租兩個問題上。老戶主閻恆元，作者在這個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猾的性格，他把持了村政權，操縱了農救會。關於他，李有才曾經編過一段快板：

村長閻恆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恆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李有才，這個農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裡的事件和人物，表達了農民對於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情緒的反應。這些快板是多麼真實，多麼暢快，多麼鋒利呀！正因為這些快板戳穿了閻恆元們的假面，李有才被他們攆出了村子。農民中的積極分子被打擊、分化、收買。年青，熱情，但是沒有經驗，犯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章工作員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裡，他還說閻恆元是「開明紳士」呢，並且還把閻家山譽為「模範村」呢。然而農民的睛眼是明亮的，他們唱道：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喫烙餅，東頭喝稀飯。」

他們繼續鬭爭着，一個小元變壞了，其他許多「小字號的人物」還是積極的。有才老叔權走了，

還是有人編歌子；他們的嘴是封不住的。當縣農會主席老樹同志，這位從羣衆中生長起來，熟悉羣衆要求，有羣衆作風的人物來到村子裡的時候，那一夥年青積極的農民便好像給吸鐵石所吸引一樣都圍結到他的周圍了。他們重新組織起農救會，發動了鬭爭，改組了村政權，實行了減租法令，鬭爭勝利了。作者在這裡正確地處理了農村鬭爭的主題，寫出了鬭爭的曲折與複雜性，寫出了農村中的各種人物；地主、農民，包含積極的，中間，與落後的；兩種類型的工作幹部。他沒有把人物與行動簡單化；沒有祇寫勝利，不寫困難；祇寫光明的一面，不寫陰暗一面。他的筆是那樣輕鬆，那樣充滿幽默，同時又是那樣嚴肅，那樣熱情，光明的，新生的東西始終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李家莊的變遷」的主題，同樣是寫的農民與豪紳地主之間的鬭爭，而且這個鬭爭範圍更廣，過程更長，因而也更激烈，更殘酷。前兩篇作品所特有的幽默的調子在這裏被一種沉重的空氣籠罩。農民主人翁鐵鎖的性格也比那些「小字號的人物」更深沉，他有比他們更多的經歷，他的活動更帶自覺的性質，全書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中心來展開的。他是李家莊的一個外來戶，受盡了當地豪紳地主的剝削壓迫，跑到哪裏也逃不出他們的魔掌。祇有在太原和一個叫做小常的青年共產黨員偶然相識，才第一次在他的生活史上投射了一線光明。這個小常幾乎成了他以及後來的全村偶像。抗戰開始，小常恰好被派到他們縣上來工作，他親自到了他們的村子裏，在這裏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犧盟會的工作。鐵鎖和農民中其他積極分子冷元白狗都活躍起來了。豪紳地主李如珍一夥也在加緊活動；他們抵抗減租減息，他們想教犧盟會不起作用。中央軍，日本人來了，他們便得志起來，對農民行了血的報復。小的被活埋了。鐵鎖冷元投到了八路軍。而當八路軍第二次解放這村子的時候，村裏剩下的人，連從前

的一半都不到了。鬪爭是殘酷的，而且是長期的。作者在故事結尾處寫到了慶祝抗戰勝利大會本來就可以住筆了的罷，然而他却不能不加寫一場爲自衛戰爭歡送參戰人員的大會，向讀者強烈的暗示了：鬪爭還在前面！他灌輸了讀者以勝利信心和鬪爭勇氣。

「李家莊的變遷」雖祇寫的一個村子的事情，但却襯托了十多年來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戰期間山西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包含了歷史的和現實的政治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在這裏有很多的企圖。和作者的企圖相比，這篇作品就還沒有達到牠所應有的完成的程度，還不及「小二黑結婚」與「李有才板話」在牠們各自範圍之內所完成的。牠們似乎是更完整，更精煉。但是就作品的規模和包含的內容來說，「李家莊的變遷」自有牠的爲別的兩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

在巡視了趙樹理同志的這三篇小說之後，我想說一說在他的創作中有些甚麼地方，甚麼獨創的地方，特別值得研究，值得學習呢？我打算說兩點：一、是他的人物的創造；二、他的語言的創造。

作者在人物創造上，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將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鬪爭的環境中，放在這鬪爭中的一定地位上，這樣來展開人物的性格和發展。每個人物的心理變化都決定於他在鬪爭中所處的地位的變化，以及他與其他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他沒有在靜止的狀態上消極地來描寫他的人物。

首先，他寫了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和工作幹部。他們是站在鬪爭的最前線。創造積極人物的典型，是我們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偉大而困難的任務。原因是，一、作爲我們遺產的過去優秀的作品幾乎都只寫了農民消極的落後的方面；二、現實中新的人物，新的個性也還在形成，生長之中。作者雖還沒有

創造出高度集中的典型，像阿Q那樣的，但他無論如何寫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實面貌，那些「小學號的人物」們可以看作新的農民的集體的形像。而且，是多麼生動的，可愛的形像呵！但是作者也並沒有將他們理想化。這些都不過是普通的農民；他們年青、熱情，有時甚至冒失；他們所身受窮鄉地主的剝削壓迫，迫使他們不能不走向革命，他們在苦難與鬪爭中漸次成長起來，他們漸次學會了鬪爭的方法和策略；他們敢說敢幹，且又富於機智和幽默。每個人都在鬪爭中顯示出各自的本領與才能，正如「李有才板話」中的老楊同志所說的，「老槐樹底有能人」。羣衆的鬪爭——這就是決定一切的力量。鬪爭教育了農民，培養出了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就反映了農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樂觀主義。在老楊同志這個人物身上，他創造了一個傑出的農民幹部的成功的形像。

作者同樣出色地描寫了地主惡霸和他們的「狗腿」。他們的重點也是放在他們和農民對立，和新政權對立的關係上。他們對於農民的要求減租與組織農會，改組村政權等等活動，進行了頑強的堅決的抵抗；這種抵抗不能使用公開暴力的時候就憑藉狡猾的手腕；他們「一肚的貨備計」。他們充分地利用了農民的自私，落後，和工作幹部的沒有經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李有才板話」中「文地」一章便提供了關於這一方面的非常特出的描寫。

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界線是劃分得十分清楚的。農民憑着他們的階級本能和經驗，對於這個分界一點也不含糊。我們只要看看，當小元還是積極分子的時候，那些「小字號的人物」對他多麼親，而一當小元做了武委會主任，受地主同化之後，他們對他就疏了。他們前後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從心底裏發出了兩動不同的情感。兩個農民在被指派給小元鋤地的時候有段對話是妙極了，我祇引其中的

兩可。

小福道：「頭一遍是咱給他鋤，第二遍還教咱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不能鋤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幫忙？省點氣力不能睡覺？」

作者也寫了農民中的落後分子，如像「李有才板話」中的老秦：他「喫虧，怕事，受一輩子窮，可瞧不起窮人」，但他也有個好處，「祇要年輕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他到底還是善良的。落後的人物在鬪爭的環境中也不能不起變化。不祇是這老秦，還有「小二黑結婚」中的那兩位「神仙」，到後來都有些變了。你也許覺得他們變化太小，而且近乎消極罷，但作者是現實主義的，他不能把一個人物寫成一個晚上就完全變了樣子，像有些作者寫人物轉變那樣；他祇是着重寫了環境的力量，他雖沒有告訴你他的人物轉變得怎樣，但卻叫你不能不相信他們的轉變。

作者在描寫他的人物上，其次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通過人物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表現他們的思想情緒。關於人物，他很少做長篇大論的敘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來介紹他們，也沒有作多少添枝加葉的描寫。他還每個人物以本來面目。他寫的人物沒有「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寫農民就像農民。動作是農民的動作，語言是農民的語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簡明瞭的，沒有一點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地方。而且，祇消幾個動作，幾句語言，就將農民真實的情緒的面貌勾畫出來了。讓我再從「李有才板話」中引用一段，這是寫農民們聽到他們村長撒謊的消息時的反映：

「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麼？什麼？』小元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撒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盪是鐵箍箍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你村裏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

就這樣短々の對話，聽來是那樣輕鬆，那樣愉快，然而又是多麼有力地表示了農民對於地主惡霸的仇恨心理。這種仇恨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就成了爆發式的；農民們在龍王廟將漢奸地主李如珍活々打死的那個血淋淋的場面，也許會有人感覺到農民的復仇太殘忍了罷。但是請聽一聽農民怎樣說的：

「這還算血淋淋的？人家殺我們那時候，廟裡的血跟水道一樣流出去了！」

還有比這更正當，更公平的辯白嗎？這些農民都是積極活動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語言和行動是緊々結合的。語言表現行動，而又凝成於行動之中；所以總是簡潔的，生動的。鬭爭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語言完全融合起來了。農民的機智和幽默在鬭爭的火線中磨練得光芒四射。他們把諷刺的話叫做「開心話」，叫做「扔磚頭話」；這就是對家紳地主，官僚，惡霸，「狗腿」們「扔磚頭」，這是鬭爭的語言。就這樣，作者從這些行動和語言中，將新的人物的性格顯示出來了。

最後，作者處理人物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明確的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事物的一定的關係。他沒有站在鬭爭之外，而是站在鬭爭之中站在鬭爭的一方面，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沒有以旁觀者的態度，或高高在上的態度來觀察與描寫農民。農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祇表現在通常文學的意義上，

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個精神，整個思想。因為農民是主體，所以在描寫人物、敘述事件的時候都是以農民直接的感覺，印象和判斷為基礎的。他沒有寫超出農民生活或想像之外的事體；沒有寫他們所不感興趣的問題。（當然寫別的主題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每個人物或事件在羣衆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當作他觀察與描寫這個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農村的事情，還有誰比農民了解得更深切，更透澈的嗎？對於地主，有誰比農民更熟悉，更清楚底細的嗎？就是對於農村中幹部們工作的好壞，農民也是最正確的批判者。因為羣衆的意見總是正確的。在「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的那些真實反映了羣衆意見的板話，如果單從形式上看，也許被「作是中國舊小說的特有的「有爲證」的一個變體，但我却以為牠表現了趙樹理同志創作上一個重要精神。這是「創作上的羣衆觀點。有了這個觀點，人民大眾的立場和現實主義的方法才能真正結合起來。

若有人懷疑，趙樹理豈不祇是一個農民嗎？他的創作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到了「農民」嗎？回答當然不是。他不但歌頌了農民的積極的方面，而且批判了農民落後的方面。他寫了好的工作幹部，這在農村實現無產階級領導骨幹，沒有這骨幹，農民的翻身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批判了壞的工作幹部。這好與壞的一個主要區別的標準，就是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替他們解決問題。老楊同志和章工作員的區別就在這裏。兩個人物的對照描寫充滿了現實的教育的意義。

——關於趙樹理同志在人物創造上的基本特點，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此。現在我來說一說他在語言上的創造的工作。

他在他的作品那麼熟練豐富地運用了羣衆的語言，顯示了他的口語化的卓著的能力；不但在人

物對話上，而且在一般敘述的描寫上都是口語化。在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出和中國固有小說傳統的深刻聯繫；他在表現方法上，特別是語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國舊小說的許多長處。但是他所創造出來的決不是舊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們的語言是羣衆的活的語言。他在文學創作上，不是墨守成規者，而是革新家，創造家。

「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學習民間語言，民間形式的努力產生了很多的優秀的結果。就在小說創作方面，也有成績。但有些作者往往祇在方言，土話，歇後語的採用與舊形式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趙樹理同志却不是那樣，他執行了他自己作品創造的任務。

在他的作品中，他幾乎很少用方言、土話、歇後語這些；他決不爲了眩耀自己語言的知識，或爲了裝飾自己的作品來濫用牠們。他盡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話語，但求每句話都能適合每個人物的特殊身份、狀態和心理。有時一句平常的話在一定的場合從一定的人物口中說出來可以產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時他又採用了許多從羣衆的生活和鬭爭中不斷產生出來新的語言。他的人物對話是生動的，漂亮的；話一到了他人物的嘴上就活了，有了生命，發出光彩。

他在作敘述描寫時也同樣是用的羣衆的語言，這一點我以爲特別重要。寫人物的對話應當用口語，應當忠實於人物的身份，這現在是再沒有誰作另作主張的了；唯獨關於敘述描寫，即如何寫景寫人等々，却好像是作者自由馳騁的世界，他可以寫月亮，寫蝴蝶；用所謂美麗的詞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這些與他所描寫的人物與事件是否相稱以及有無關係。要創造工農兵文藝，這片世界有打掃一番的必要。人物與環境必須相稱。如果環境中的什麼事物，在一個人物的心中是不存在的，即是他對這

事物不感興趣，這事物與他的生活毫無關係，那末，作者爲甚麼要耗費氣力去寫牠呢，僅僅爲了自己個人的愛好？我們來看一看趙樹理同志怎樣描寫環境：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窯，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李有才板話」）

這裏，風景畫是沒有的。然而從西到東一道斜坡不正是農村中階級的顯明的區分嗎？再看一看他如何描寫李有才的窯洞：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窯，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籬頭，裡面裝的是人家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爲他是看莊稼的，大家才送給他這些）；正炕後牆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半截套窯，可以鋪半條蓆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菜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神龕，回頭來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裡的小飯舖。」

這豈祇是在寫窯洞的？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個性寫出來了。

作者在描寫人物的時候所使用的方法和語言也是非常特出的。他往々不從正面來寫，而從人物的舉止行動在別人身上所發生的效果反襯出來。

他這樣的描寫着小二黑的漂亮：

「小二黑是二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掃蕩打死兩個敵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說到他的

漂亮，那不在劉家峻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走到那一村，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寫小芹也用了同樣的方法：

「小芹今年十八歲了，村裏的輕薄人說，比他娘年輕時候好得多，青年小夥子們，有事沒事，總想跟小芹說句話。小芹去洗衣服，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小芹上山採野菜，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

最精彩的是寫小芹的娘三仙姑到區上去的那一幕：

「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閨女，跑到外邊一宣傳，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鄰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擠了半院，唧唧說：『看々四十五了！』『看那褲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輩子沒有臉紅過，偏這會撐不住氣了，一道々熱汗在臉上流，交通員領着小芹來了，故意說：『看什麼？人家也是個人吧，沒有見過？閃々路！』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來了，區長說：『你問々你閨女願意不願意！』三仙姑只聽見院裏人說『四十五』『穿花鞋』，羞得祇顧擦汗，再也開不得口。院裏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都說『那是人家的閨女』『閨女不如娘會打扮』，也有人說『聽說還會下神』，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々續々講『米爛了』的故事，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

從上面的引用，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作任何敘述描寫時都是用羣衆的語言，而這些語言是充滿了何等魅力呵！這種魅力是祇有羣衆生活中，從羣衆中才能取得的。

不用說，作者在語言上是用過很大功夫的。據趙樹理同志，自己寫給我的自傳材料，及楊獻珍同

志所告訴我的，他一貫努力於通俗化工作；他正寫過三篇作品以前作過許多文字的活動。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寫得爲大眾所懂得。他不滿意於新藝術和羣衆脫離的狀態。他在創作上有自己的路線和主張。同時他對於羣衆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的結果。他意識地將他的這些作品叫做「通俗故事」；當然，這些決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藝術品，牠們把藝術性和大眾性相當高度地結合起來了。

我的文章寫到這裏該停筆了罷。關於趙樹理同志的創作，我還有甚麼要說的呢？你或者要說，我祇說了他的好處而缺點幾乎一點也沒有講。是的。我與其說是在批評甚麼，不如說是擁護甚麼。「文藝座談會」以後，藝術各部門都達到了重要收穫，開創了新的局面。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收穫，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我歡迎這個勝利，擁護這個勝利！

介紹「李有才板話」

李大章

接着「小二黑結婚」的寫作，趙樹理同志的新作「李有才板話」，在我們認爲是比較更有收穫的作品，較之前者，更有向讀者介紹的價值。

這本小書，它以短短三萬來字的篇幅，簡約的寫出了根據地一個鄉村生活——主要是政治生活的橫斷面。關於這個橫斷面的描寫，雖然距離顯示出整個根據地社會生活歷史的變化過程，還相差很遠

，這尚待於作者以及所有文學工作同志們的努力，但它至少已經反映出這個新社會的某些鄉村或某些角落，這些鄉村或角落的某一階段的生活特點。

翻開本書，在我們眼前活躍着的「闊恆元」，縣農教會主席「老楊」，以及其他幾個農村進步青年與落後份子，這些屬於不同時代的社會人物，我們的農村讀者們，不光在紙面上碰到他們，也天天在日常生活碰到他們，這能因作者樸素生動的描寫，而加深了對他們的印象，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這便是不書的感染力之所在，也算是「爲工農兵寫作」的一個開端。而像「章工作員」那樣的角兒，自己幫助工作的角兒，問題那樣嚴重，那樣黑暗重重，自己却完全被蒙在鼓裡，滿足於表面上的「模範村」，這真是十足「可怕」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例子，值得當作整風的借鑑。

至於本書其他好處還多，例如內容的新穎，現實，形式的接近民族化，它從舊形式當中蛻化出來，而又加上了新的創造；例如語言的淺白，口語化或接近口語，等等；這裡不想多說。

我在這裡想要特別提一提的，由於這本小書出版，我們的文學工作的同志們，應該從其中吸取什麼經驗呢？

主要，有 點：

首先，寫作目的明確和正確。正因為作者不獨寫給農民看的東西當作「通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等的工作，有意或無意的當作「第二等的」寫法態度來從事它，而另外又在「第一等的」寫作目的；因此，便能多在字裏行間顯示出對讀者對象的尊重，考慮到讀者的習慣和口味，理解水準，接受能力，通過通俗淺近的文藝形式來進行思想教育。這種對文藝所採取的態度，對讀者所採取的態度

，也就是「高誰服務」的問題，也就是立場的問題。立場的問題，是通過具體行動來表現的，絲毫表假不得。少數人口裡喊大衆化，實際不肯大衆化；或者自己不會通俗化，不但不以爲自己是脫離羣衆，脫離現實，反而以多數人愈看不懂、聽不懂爲榮；或者口裡也贊成通俗化，而自己又不親自下手，始終把通俗化看成「左邊旁門」，彷彿只有他的洋八股的歐化才是「正統」；偷川整風的眼光來看，都是犯了立場不隱的毛病。犯這種毛病的同志，不要說爲了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兵的大衆文藝，他稿不好，爲少數人或者爲自己的文藝，也不會稿好，實在有立即改正的必要。

其次是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書中的人物，例如「閻恆元」，「老秦」，農會主席「老楊」以及其他農村進步青年等等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物，他們都各以本階級的本來面目出現，甚至觀點、情感、生活習慣、語言等，也都大體合於人物自己的身份，使人感到親切，而不是作者主觀主義的臆造。這裡，那種只會寫農民的服裝，不會寫農民的思想 and 感情，那種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來代替農民，所謂「借屍還魂」的辦法，是大大減少，甚至不見了。

最後，這種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在作者不過是剛剛開始應用，要想澈底求得掌握，須要依靠兩種工夫：一是對馬列主義的學習，二是對社會的調查研究。作者對後一步工夫，雖才開始，但由於作風的比較樸實，對老百姓熟悉，容易接近羣衆，打成一片，已使他能够初步探得社會基層的秘密，像「丈地」一章所寫，便是這種從社會基層所帶來的消息，相當有助於我們地方工作的檢查，在材料上，方法上，都不無可供參考的地方。

但這種社會調查研究，也正因爲開始不久，所以作者的眼界還有一定的限度，特別是對於新的制

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還不够熟悉，因此，便形成了本書的很大缺點，像「小元」，「小保」，「小明」，「小福」等「小字號人物」。這些新型的青年農民，在書中只是「跑龍套」似的出現，而缺乏深刻凸出的描寫，以及其他等方面的缺點，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特別是由於對馬列主義的學習的不够，馬列主義現實的生疏，因此表現在作品中的觀點還不够敏銳，鋒利，深刻；這就不能不削弱了它的政治價值。

新的文藝，在創造中。新的文藝工作者，在改造中。現實是這樣多樣而豐富，新鮮而偉大，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央正確文藝方針的指導下，爲工農兵的新文藝，新中國的新文藝，一定會有它的光明的未來的。大家努力吧！

李有才板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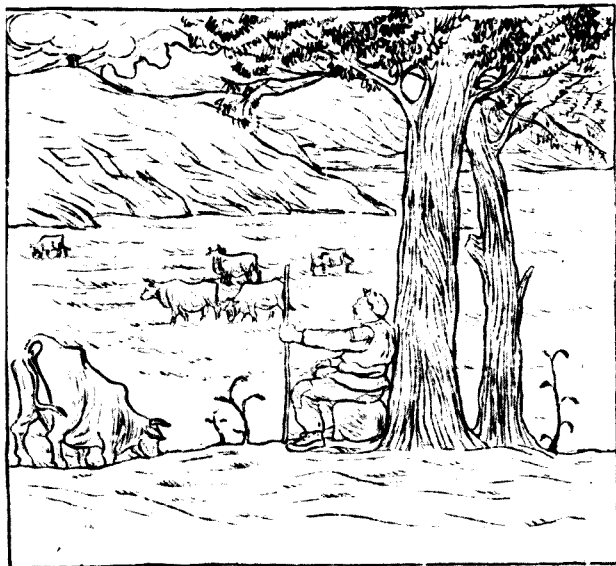
一 書名的來歷

閻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沒有地，給村裡人放牛，夏秋兩季，梢帶着守村裡的莊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說是「吃飽了一家不飢，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空土窖，還有三畝地，是他爸給他留下的。後來把地押給閻恆元，土窖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空土窖，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日子過倒霉了的雜姓，也差不多佔一半，姓閻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話也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閻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別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老」字，像「老陳、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餘的本地人，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邊加個「小」字，像「小



馮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順、小保……」等。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長閻恆元乳名叫「小閻」。別人對上人家不叫「小閻」，就是該說「穀園也只得說成「穀倉」，那還好意思說出「閻」字來？一到了老槐樹底，風俗大變，活八十歲也只能叫「小什麼，小什麼」，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陳萬昌」，回來雖然請閻長在閻賬上改過了，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陳萬昌」是誰，問了一下閻長，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因為有這種關係，老槐樹底的本地人，終於還都是「小」字輩。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輩人，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他從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樹底，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

每天晚上吃飯時候，沒有他就不熱鬧。他會說開心話，雖是句平常話，從他口裡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不論村裡發生件什麼事，有個什麼特別人，他都能編一大套，唸起來特別順口。這種歌，在閩家山一帶叫「圪溜嘴」，官話叫「快板」。

比方說：西頭老戶主閩恆元，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有一年改選時候，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

村長閩恆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閩恆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恆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名叫家祥，民國十九年在縣裡的簡易師範畢業。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臉像個胡蘆瓢子，說一句話軟十來次眼皮。不過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為他沒有出息，其實一肚骯髒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

鬼眨眼，閩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兒眼皮忙。

兩眼一忽閃，

肚裡有主張，

強佔三分埋，

總要沾些光，

便宜佔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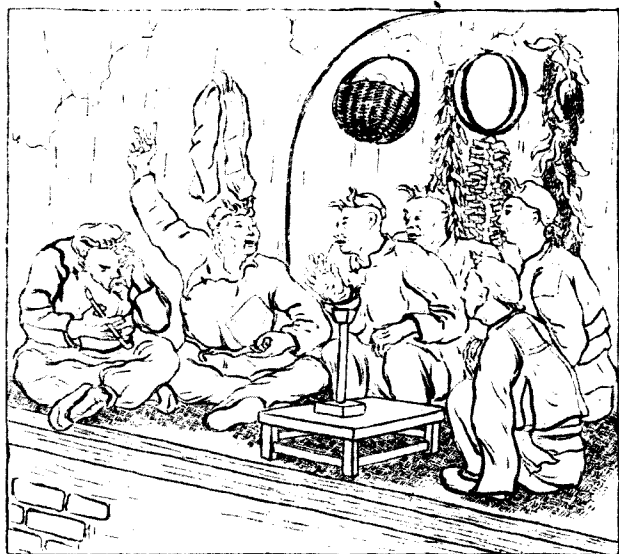
氣得臉皮黃，

眼一擠，嘴一張，

好像母豬打哼哼！

像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口順，另一方面這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唸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編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西頭的人不論老少，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閑坐，小孩們偶而去老槐樹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下流東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有這層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

抗戰以來，閻家山有許多變化，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又因為快作板遭過難，



有才審裡的晚會。

我把這些變化談一談，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給大家看看解個悶，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

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來的歌，不是「詩」，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話」。

二 有才審裡的晚會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窯，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東西牆正中有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轟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蘿頭、裡而裝的是村裡人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為他是看莊隊的，大家才給他送這些）；正炕後牆

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個半截套簪，可以鋪半條簾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菜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的神龕；回頭來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裡的小飯舖。

到了冷冽天氣，有才好像一爐火——只要他一回來，愛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道士套裡來閑談，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扯到那裡算那裡。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罷晚飯，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領着他的表兄弟開門走進來。有才見有人來了，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這就是我們這裡的有才叔！」有才在套簪裡坐着，先讓他們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這是那裡的？」小福道：「是我表兄！柿子窪的！」他表兄雖然年輕，却很精幹，就謙虛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裡看戲，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得那樣好，想來領領教！」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貨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見他說起唱戲，勁上來了，就不客氣的講起來。他講：「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大脚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煙袋算馬鞭子，下邊雖然坐着，上邊就輪打起來，一邊輪着一邊道：「一出場：唱×××令×令×令……唱令×各拉打打囉！」他熬住第一段傢伙，正預備接着打，門「拍」一聲開了，走進來個小順，拿着兩個軟米糕道：「慢着老叔！防備你把鑼打破了！」說着走到炕邊把路鋪往套簪裡一展道：「老叔！我爹爹請你嘗嘗我們的糕！」（陰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個節叫「添倉」，吃添米糕）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你們自己吃吧！今年煮的都不多！」說着接過去，隨便讓了讓大家，就吃起來。小順坐到炕上道：「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小福道：「雇不起長工不雇吧，雇得起人嘗不起吃？」有才道：「啓昌也還罷了，

老變不長東西！」小福的表兄問道：「那個小且？就是龜國皇爺那個？」小福道：「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住工。」小順道：「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還用說？」小福的表兄怕他問小福道：「老得貴怎麼？」他雖說的很低，却被小順聽見了，小順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唸道：

「老得貴，真好漢，

跟着恆元舌頭轉：

恆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恆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恆元說「砂鍋能搗蒜」，

得貴就說「打不爛」；

恆元說「公雞能下蛋」，

得貴就說「複眼兒」。

要幹啥，就能幹，

只要恆元嘴動彈！」

他把這段快板唸完，小福聽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

小順道：「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裡有名的吃烙餅幹部。」小福的表兄道：「還是幹部啦？」小順道：「農會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小福道：「這村跟別處不同：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先得十幾斤麵五斤豬肉，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一大碗菜，吃了才說理。得貴領一份烙餅，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遍。」小福的表兄道：「我們村裡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行吃喝了。」小順道：「人家那一村也不行了，就這村極！這都是老恆元的古規，老恆元今天得個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正說着，又來了幾個人：老秦（小福的爹）、小元、小明、小保。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問道：「什麼，什麼？」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撤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你村人跟喜富的仇就這麼大？」小順道：「那也是有的歌的：

「一隻虎，閻喜富，

吃吃喝喝有來路；

當過兵，賣過土，

又偷牲口又放賭，

當牙行，賣寡婦……

什麼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

人人見了滿招呼！」

你看仇恨大不大？」小福的表兄聽罷才笑了一聲，小明又攔住告訴他道：「柿樹窠客你不知道！他唸的那還是說從前，抗戰以後這東西趁着兵慌馬亂搶了個村長，就更了不得了，有恆元那老不死給他撐腰，就沒有他幹不出來的事！屁大點事弄到公所，也是桌面上吃飯，袖筒裡過錢。錢淹不住心，說捆就捆，說打就打，說教誰傾家敗產誰就沒治。逼得人家破了產，老恆元管「賤錢二百」買房置地。老槐樹底這些人，進了村公所，誰也不敢走到桌邊。三天兩頭出款，誰敢問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人家姓閻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支？……你是不知道，壞透了壞透了！」有才低聲問道：「爲什麼事撤了的？」小保道：「這可不還知道，大概是縣裡調查出來的吧？」有才道：「光撤了差放在村裡還是大害，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可不知道縣裡還辦他不辦？」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遠遠有人喊道：「明天到廟裡選村長啦，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一連聲叫喊，聲音越來越近，小福聽出來了，便向大家道：「是得貴！還聽不着他那賤噪！」進來了，就是得貴。他一進來，除了有才并主人，隨便打了個招呼，其餘的人都沒有說話，小福小順彼此擠了擠眼。得貴道：「這裡倒熱鬧！省得我跑！明天選村長啦，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又把噪子放得低低的道：「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誰不在這裡，你們碰上告給他們一聲！」說着抽身就走了，他才一出門，小順搶着道：「吃烙餅去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員還在這裡住着啦，餅恐怕烙不成！」老秦埋怨道：

「人家聽見了！」小元道：「怕什麼？就是故意叫他聽啦！」小保道：「他也學會打官腔了：『凡年滿十八歲者』……」小順道：「還有『老村長的意思』。」小福道：「假大頭這會要變真大頭啦呀！」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誰是假大頭？」小順搶着道：「這也有歌：

『劉廣聚，假大頭，

一心要當人物頭；

抱粗腿，借勢頭，

拜認恒元乾老頭。

大小事，強出頭。

說起話來歪着頭。

從西頭，到東頭，

放不下廣聚這顆頭。」

唸歌你就清楚了。」小福的表兄覺得很奇怪，也沒顧上笑，又問道：「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小順道：「提起西頭的人來，沒有一個沒歌的，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夜就有歌出來了。」又指贊有才道：「有我們這位老叔，你想聽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元道：「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老村長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炮，將上一夥人選別人，偏不選廣聚！」老秦道：「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樹底下誰得罪起老恒元？他說選廣聚就選廣

聚，瞎惹那些氣有什麼好處？」小元道：「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只怕柿葉掉下來砸破你的頭，你不敢得罪人家，也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老秦道：「人有點古怪，只要年輕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說得對，這一回真是該扭扭勁！要是再選上個廣聚，還不是仍出不了恆元老傢伙的手嗎？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的人這回就出頭，就是辦不好也比揀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小保這麼一說，大家都同意，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依小元說，小保就可以辦；老陳覺得要是選小元，票數會更多一些；小明却說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李有才道：「我說公道話吧！要是選小明老弟，管保票數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他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老恆元那夥人鬧個什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小保領過幾年羊（就是當羊經理），在外邊走的地方也不少，又能寫能算，辦個沒有什麼辦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真也有點顧不上。依我說，小元可以辦，小保可以幫他記一記賬，寫個什麼公事……」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小保向大家道：「要那樣咱們出去給他活動活動！」小順道：「對！宣傳宣傳！」說着就都往外走。老秦着了急，叫住小福道：「小福！你跟人家逞什麼能？給我回去！」小順拉着小福道：「走吧走吧！」又回頭向老秦道：「不怕！丟了你小福我包賠！」說了就把小福拉上就走了。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也沒有叫住，只好領上外甥（小福的表兄）回去睡覺。

審裡丟下有才一個人，也就睡了。

三 打 虎

第二天吃過早飯，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小順攔住他道：「老叔你不要走了，多一票算一票！今天還許弄成，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有才道：「誤不了！我把牛送到椒窪就回來。這時候又怕吃了誰的莊稼！章工作員開會，一講話還不是一大响，誤不了！」小順道：「這一回是選舉會，又不是講話會。」有才道：「知道！不論什麼會，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重要性』啦，『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啦，光他講這些我就回來了！」小順道：「那你去吧！可不要叫誤了！」說着就往廟裡去了。

廟裡還跟平常開會一樣，章工作員、各幹部坐在拜廳上，群眾站在院裡，不同的只是因為喜富撒了差，大家要看他還威風不威風，所以人來得特別多。

不大一會，人到齊了，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回主席。他雖然沉着氣，可是嗓子究竟有點不自然，說了幾句客氣話，就請章工作員講話。章工作員這次也跟從前說話不同了，也沒有講什麼「意義」與「重要性」，直捷了當說道：「這裡的村長，犯了一些錯誤，上級有命令叫另選。在未選舉以前，大家對舊村長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一提。」大家對喜富的意見，提一千條也有，可是一來沒有準備，二來礙着老恆元的面子，三來差不多都怕喜富將來記仇，因此沒有人敢馬上出頭來提，只是交頭接耳商量。有的說「趁此機會不治他，將來是村上的大害」，有的說「能發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日放虎歸山必然要傷人」……議論紛紛，都沒有主意。有個馬鳳鳴，當年在安徽賣過茶葉，是張啓昌的姐夫，在閩家山下了戶。這人走過大地方，開通一點，不像閩家山人那麼小心小胆。喜富當村長的第一年，隨便欺壓村民，有一次壓迫到他頭上，當時惹不過，只好忍過去。這次喜富已經下了台，他想趁

勢算一下舊賬，便悄悄向幾個人道：「只要你們大家有意見，願意提，我可以打頭一炮！」馬鳳鳴說願意打頭一炮，小元先給他鼓勵道：「提吧！你一提我接住就提，說開頭多着哩！」他們正商量着，章工作人員在台上等急了，便催道：「有沒有？再限一分鐘！」馬鳳鳴站起來道：「我有個意見：我的地上邊是閩五的墳地，墳地堰上的荊條和酸棗樹，一直長到我的地後，遮住半塊地不長莊稼。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閩五說出話來，報告到村公所，村長閩喜富給我說的，叫我殺了一口豬給閩五祭祖，又出了二百斤麵叫所有的閩家人大吃了一頓，罰了我五百塊錢，永遠不准我在地後砍荊條和酸棗樹，豬跟麵大家算吃了，錢算我出了，我都能忍過去不追究。只是我種地出着負擔，永遠叫給人家長荊條和酸棗樹，我覺得不合理。現在要換村長，我請以後開放這個禁令！」章工作人員好像有點吃驚，問大家道：「真有這事？」除了姓閩的，別人差不多齊聲答道：「有！」有才也早回來了，聽見是說這事，也在中間發冷話道：「比那更氣人的事還多得多！」小元搶着道：「我也有個意見！」接着說了一件派差的事。兩個人發言以後，意見就多起來，你一款我一款，無論是花黑錢，請吃飯，打板子，罰苦工……：只要是喜富出頭作的壞事，差不多都說出來了，可是與恆元有關係的事差不多還沒人敢提。直到晌午，意見似乎沒人提了，章工作人員氣得大瞪眼，因為他常在這裡工作，從來也不會想到有這麼多的問題。他向大家發命令道：「這個好村長！把他捆起來！」一說捆喜富，當然大家很有勁，也不知道上來多少人，七手八腳把他捆成了個倒縛鬼。他們問送到那裡，章工作人員道：「且捆到下面的小屋裡，撥兩個人看守着，大家先回去吃飯，吃了飯選過村長，我把他帶回區上去！」小順、小福還有七八個人搶着道：「我看守！我看守！」小順道：「遲吃一會飯有什麼要緊？」章工作人員又道：「我



一說捆得富，當然大家很有勁，也不知道上來多少人，七手八腳把他捆成個倒縛兔。

個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見寫成個單子作為報告，我帶回去！」馬鳳鳴道：「我寫！」小保道：「我幫你！」章工作員見有了人，就宣佈散了會。

這天晌午，最着急的是恆元父子，因為有好多案件雖是喜富出頭，却還是與他們有關的。恆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縣裡不要亂說，無如那麼許多人看守着，沒有空子，也只好罷了。吃過午飯，老恆元說身體有點不舒服，只打發兒子家祥去照應選舉的事，自己却沒有去。

會又開了，章工作員宣佈新的選舉辦法道：「按正規的選法，應該先選村代表，然後由代表會裡產生村長，可是現在來不及了。現在我想了個變通辦法；大家先提出三個候選人，然後用投票的法子從三個人中選一個。投票的辦法，因為不識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個碗，

上邊劃上記號，放到人看不見的地方，每人發一顆豆，願意選誰，就把豆放到誰的碗裡去；這個辦法好不好？」大家齊聲道：「好！」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他仗着大部分人離不了他寫票，誰知章工作員又用了這個辦法。辦法既然改了，他借着自己是個教育委員，獻了個殷勤，去準備了三個碗，順路想在這碗上想點辦法。大家把三個候選人提出來了；劉廣聚是經過老恆元的運動的，自然在數，一個是馬鳳鳴，一個就是陳小元。家祥把一個紅碗兩個黑碗上帖了名字向大家聲明道：「注意！一會把這三個碗放到裡邊殿裡，次序是這樣：從東往西，第一個，紅碗，是劉廣聚！第二個是馬鳳鳴第三個是陳小元。再說一遍：從東往西，第一個，紅碗，是劉廣聚！第二個是馬鳳鳴第三個是陳小元。」說了把碗放到殿裡的供桌上，然後站東過西每人發了一顆豆，發完了就投起來。一會，票投完了，結果是馬鳳鳴五十二票，劉廣聚八十八票當選，陳小元八十六票，跟劉廣聚只差兩票。

選舉完了，章工作員道：「我還要回區上去，派兩個人跟我相跟上把喜富送去！」家祥道：「我派我派！」下邊有幾個人齊聲道：「不用你派，我去！我去！」說着走出十幾個人來。工作員道：「有兩個就行！」小元道：「多去幾個保險！」結果有五個去。工作員又叫人取來了馬鳳鳴跟小保寫的報告，就帶着喜富走了。

劉廣聚當了村長，送走工作員之後，歪着個頭，到恆元家裡去——一方面是謝恩，一方面是領教。老恆元聽了家祥的報告，知道章工作員把喜富帶走，又知道小元跟廣聚只差兩票，心裡着實有點不安，少氣無力向廣聚道：「孩子！以後要小心點！情況變得有點不妙了！馬鳳鳴，一個外來戶，也要翻臉；老槐樹底人也起了反了！」說着伸出兩個指頭來道：「你看危險不危險？兩票！只差兩票！」

又耐他道：「孩子！以要買一買馬鳳鳴的眼，檢那不重要的委員給他一個——就叫他當個建設委員也好！像小元那些沒天沒地的東西，以後要找個機會重重治他一下，要不就壓不住東頭那些東西。不過現在還不敢冒失，等喜富的事有個頭尾再說！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點不得勁，想早點歇歇！」廣衆受完了這番訓，也就辭出。

這天晚上，李有才的土審裡自然也是特別熱鬧，不必細說。第二天，便有兩段新歌傳出來，一段是：

「正月二十五，打倒一隻虎，

到了二十六，老虎更吃苦；

大家提意見，尾巴藏不住，

披蓑按倒地，打個背綁兔。

家祥乾眼淚，恆元屙一褲，

大家哈哈笑，心理滿舒服。」

還有一段是：

「老恆元，真眼，

抱住村兵死不放。

說選舉，是假樣，

侄兒下來乾兒上。」

（喜富是恆元的本家侄兒，廣聚是乾兒）

四 丈 地

自從把喜富帶走以後，老恆元總是放心不下，生怕把他與自己有關的事攀扯出來，可是現在的新政府不比舊衙門，有錢也花不進去，打發家祥去了幾次也打聽不着，只好算了。過了三個月，縣裡召集各村村長去開會，老恆元託廣聚到縣裡順便打聽喜富的下落。

隔了兩天，廣聚回來了，飯也沒有吃，歪着個頭，先到恆元那裡報告。恆元躺着，他坐在床頭必恭必敬的報告道：「喜富的事，因為案件過多，喜富不願攀出人來，直拖累了好幾個月才算結束。所有麻煩，喜富一個人都承認起來了，縣政府特別寬大，准他呈遞悔過書賠償大眾損失，就算完事。」恆元長長吐了口氣道：「也算！能不多牽連別人就好！」又問道：「這次開會商議了些什麼？」廣聚道：「一共三件事：第一是確實執行減租，發了個表格，叫填出佃戶姓名，地主姓名，租地畝數，原租額多少，減去多少。第二是清丈土地，辦法是除了政權、各團體幹部參加外，每二十戶選個代表共同丈量。第三是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辦法是先選派一個人，在陽曆六月十五號以前到縣受訓。」老恆元聽說喜富的案件已了，才放心了一點，及至聽到這些事，眉頭又打起皺來。他等廣聚走了，便跟兒子家祥道：「這派人受訓沒有什麼難辦，看起來還是巧招兵，跟閩錫山要的在鄉軍人一樣，隨便派上個誰就行了。減租和丈地兩件事，在閩家山說來，只是對咱不利。不過第一件還好辦，只要到各高舖上說給佃戶們一聲，就叫他們對外人說是已經減過租了，他們怕奪地，自然不敢不照咱的話說；回

頭村公所要造表，自然還要經你的手，也不愁造不合適。只有這第二件不好辦；丈地時候參加那麼多的人，如何瞞得過去？」家祥駭着眼道：「我看也好應付！說各幹部吧！村長廣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員教育委員是咱父子兩，工會主席老范是咱的領工，咱一家就出三個人。農會主席得貴還不是跟着咱轉？財政委員啓昌，平常打得是不利不害主義，只要不叫他吃虧，他也不說什麼。他孩子小林雖然算個青救幹部，啥也不懂。只有馬鳳鳴不好對付；他最精明，又是個外來戶，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說話，他老婆桂英又是個婦救幹部，一家也出着兩個人……」老恆元道：「馬鳳鳴好對付；他們做過生意的人最愛佔便宜，叫他佔上些便宜他就不說什麼了。我覺得最難對付的是每二十戶選的那一個代表，人數既多，意見又不一致。」家祥道：「我不選代表也行。」恆元道：「不妥！章工作員那小子腿勤，到丈地時候他要來了怎麼辦？我看代表還是要，不過可以由村長指派，派那些最窮、最愛打小算盤的人，像老槐樹底老秦那些人。」家祥道：「這我就不懂了；越是窮人，越出不起負擔，越要細丈別人的地……」恆元道：「你們年青人自然想不通；咱們丈地時候，先儘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方咱「椒窪」地，一畝就有七八塊，算的時候你執算盤，慢慢細算。這麼着丈量，一個椒窪不上十五畝地就得丈兩天。他們那些愛打小算盤的窮戶，那裡誤得起閑工？跟着咱們丈過兩三天，自然就都走開了。等把他們熬敗了，咱們一方面說他們不積極不熱心，一方面還不是由咱自己丈嗎？只要做個樣子，說多少是多少。誰知道？」家祥道：「可是我見人家丈過的地還插牌子！」恆元道：「山野地，塊子很不規矩，每一處只要把牌子上寫個總數目——比方「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幾畝幾分」，誰知道對不對？要是再用點小藝道買一買小戶，小戶也就不說話了——比方你看他一塊有三畝，你就

說「小戶人家，用不着細盤量了，算成二畝吧！」這樣一來，他有點小虛數，也怕再多量出來，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別人的！」

恆元對着家祥訓了這一番話，又打發他去請來馬鳳鳴。馬鳳鳴的地都是近二十年來新買的，不過因為買得刁巧一點，都是些天畝數——往往完一畝糧的地就有二三畝大。老恆元說：「你的地雖然都是新買的，可以不必丈量，就按原契插牌子。」馬鳳鳴自然很高興。恆元又叫家祥叫來了廣聚，把自己的計劃宣佈了一番。廣聚一來自己地多，二來當村長就靠的是恆元，當然沒有別的話說。

第二天便依着計劃先派定了丈地代表，第三天便開始丈地。果不出恆元所料，章工作員來了，也跟着去參觀。恆元說：「先丈我的！」村長廣聚領頭，民事委員閻恆元，教員委員閻家祥、財政委員張啓昌、建設委員馬鳳鳴、農會主席張善貴、工會主席老范，婦救主席桂英、青救主席小林，還有十餘個新選的代表們，帶着丈地的弓、算盤、木牌、筆硯等，章工作員也跟在後邊，往椒窪去了。

廣聚管帶頭，帶着丈地的弓，算盤、木牌、筆硯等，每塊地不够二分，可是東伸一個角西打一個灣，還得分成四五塊來算。每丈量完了一塊，休息一會，廣聚給大家講方的該怎樣算，斜的該怎樣折，家祥給大家講「飛鶴學敵」之算法。大家原來不是來學習算地畝，也都聽不起勁來，只是覺着丈量的太慢。章工作員却覺着這辦法很細緻，說是「丈地的模範」，說了便往柿樹窪編村去了。

果不出恆元所料，兩天之後，椒窪地沒有丈完，就有許多人不能來了。到了第五天，臨出發只集合了七個人；恆元父子連領工老范是三個，廣聚一個，得貴一個還有桂英跟小林，一個沒經過事的女人，一個小孩子。恆元搖着芭蕉扇，廣聚端着水煙袋，領工老范梢着一張紙，小林梢着個鎌預備割柴，



「丈地的，真奇怪，七個人，不一塊；……」

桂英肚裡壞着孕，想拔些新鮮野菜，也揹着個籃子，只有得貴這幾天在恆元家裡吃飯，自然要多拿幾件東西——丈地的弓、算盤、筆硯、木牌，都是他一個人抱着。出發地點是椒窪後溝，也是恆元的地，出發時候，恆元故意發脾氣道：「又都不來了！那麼多的委員，只說話不辦事，好像都成了咱們七八個人的事了！」說着就出發了。這條溝沒有別人的地，連樣子也不用夢，一進了溝就各幹各的；桂英吃了幾顆青杏，就走了岔道採茶去了，小林也吃了幾顆，跟桂英一道割柴去了，家祥見堰上塌了個小壑，指揮着老范去壘，得貴也放下那些傢俱去幫忙，恆元跟廣聚，到麥地邊的核桃樹底趁涼快說閑話去。

這天有才恰在這山頂上看麥子，見進溝來七八個人，起先還以為是偷麥子的，後來各幹其事了，雖然離得遠了認不清人，可是做的事

也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到核桃樹底去的那兩個人不知是幹什麼的。他又往前湊了一湊，能聽見說說笑笑。却聽不見的說是什麼。他自言自語道：「這是兩個什麼鬼東西，我總要等你們出來！」說着就坐在林邊等着。等到天快晌午，見有個人從核桃樹下鑽出來喊道：「家祥！寫牌來吧！」這一下鑽出來了，是恆元。壘堰那三個人也過來了兩個，一個是家祥一個是老范。家祥寫了兩個木牌，給了老范一塊，自己拿着一塊；老范那塊插在東圪嘴上，家祥那塊插在麥地邊。牌子插好，就叫來了桂英小林，七個人相跟着回去了。有才見得貴拿着弓，才想起來人家是丈地，暗自尋思道：「這地原是這樣丈的？我總要看看牌上寫的是什麼！」一邊想，一邊繞着路到溝底看牌。兩塊牌都看了，麥地邊那塊寫的是「自此至溝掌，大小十五塊，共七畝二分二厘。」東圪嘴上那塊寫的是「圪嘴上至螻根，共三畝二分八厘。」他看完了牌，覺着好笑，回來在路上編了這樣一段歌：

「丈地的，真奇怪，

七個人，不一塊；

小林去割柴，桂英去拔菜，

老范得貴去壘堰，家祥一旁亂指派，

還有恆元和廣聚，核桃樹底趁涼快，

芭蕉扇，水煙袋，

說笑笑真不壞。

坐到小晌午，叫過家祥來，

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寫牌，

前後共算十畝半，木頭牌子插兩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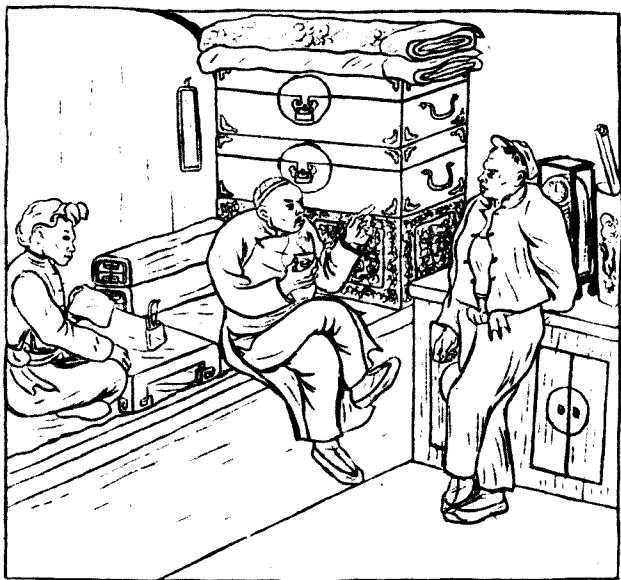
這些鬼把戲，只能哄小孩；

從溝裡到溝外，平地坡地都不壞，

一共算成三十畝，管保恆元他不賣！」

五 可怕的「模範村」

過了幾天，地丈完了。他們果然給小戶人家送了些小便宜，有三畝只估二畝，有二畝估作畝半，丈完了地這一晚上，得費想在小戶門面前給恆元賣個好，也給自己賣個好，因此在恆元家吃過晚飯，跟家祥們攀談幾句，就往老槐樹底下來。老槐樹底人也都吃過了飯在樹下納涼，談閑話，說笑，聲音很高。他想聽一聽風頭對不對，就遠遠在路口站住步側耳細聽，只聽一個人道：「小且！你不能勸勸你爹以後不要當恆元的尾巴？人家外邊說多少閑話……」又聽見小且攔住那人的話搶着道：「那天不勸他？可是他聽有什麼法？爲這事不知生過多少氣？有時候他在老恆元那裡拿一根葱，幾頭蒜，我娘也不吃他的，我也不吃他的，就那他也不改！」他聽見是自己的兒子說自己，更不便走進場，可是也想再聽聽一下還說些什麼，所以也捨不得走開。停了一會，聽得有才問道：「地丈完了？老恆元的地丈了多少？」小且道：「聽說是一百一十多畝。」小元道：「哄鬼也哄不過？不用說他原來的祖業，光近十年來的押地也差不多有那麼多！」小保道：「押地可好算，老槐樹底的人差不多都是



恆元……吃過了飯，叫來了廣聚，數說了小元跟有才一個罪狀。

把地押給他才來的！」說着大家一干嘴八舌，三畝二畝給他算起來，算的結果，連老槐樹底帶村裡人，押斃恆元的地，一共就有八十四畝。小元道：「他通年雇着三個長工，由上還有六七家窩舖，要是細丈量起來，丈不夠三百畝我不姓陳！」小順道：「你不說人家是怎麼丈的？你就沒聽有才叔編的歌？」丈地的，真奇怪，七個人，不一塊……」接着把那一段歌唸了一遍，唸得大家哈哈大笑，老秦道：「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寬都寬，像我那地明明是三畝，只算了二畝！」小元道：「那還不是哄小孩？只要把恆元的地丈全算了，咱們這些戶，二畝也不出負担，三畝還不出負担；人家把三百畝丈成一百畝。輪到你名下，三畝也得出，二畝也得出！」

得貴聽到這裡，知道大家已經猜透了恆元的心事，這個好已經管不出去了，就還回來和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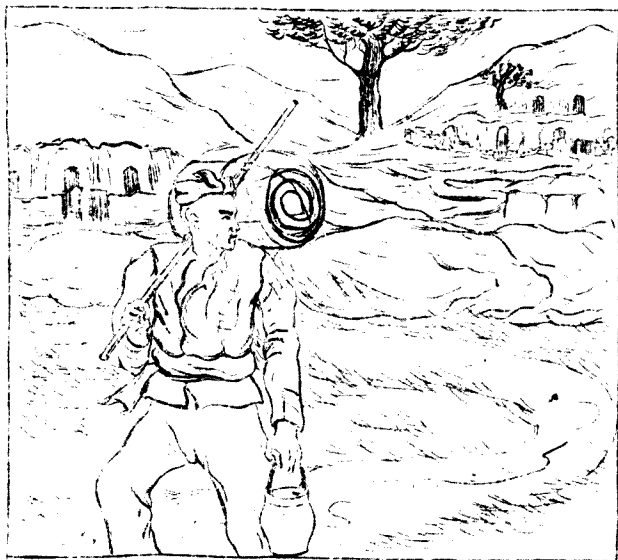
到恆元這裡把方才聽到的話報告一下。他走到恆元家，恆元已經睡了，只有家點點着燈造表，他便把方才聽到的話和有才的歌報告給家祥，中間還加了一些罵恆元的話。家祥聽了，沉不住氣，兩腿跌得飛快，罵了小元跟有才一頓，得貴很得意的回去睡了。

第二天，不等恆元起床，家祥就去報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恆元聽了。到不在乎罵不罵，只恨他們不該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麼透澈，想了一會道：「非重辦他幾個不行！」吃過了飯，叫來了廣聚，數說了小元跟有才一頓罪狀，末了吩咐道：「把小元選成什麼武委會送到縣裡受訓去，把有才攆走，永遠不準他回闊家山來！」

廣聚領了命即刻召開了個選人受訓的會，仿照章工作員的辦法推了三個候選人，把小元、在三人裡邊，然後投豆子，可是得貴跟家祥兩人，每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裡，結果把小元選住了。

村裡人，連恆元廣聚都算上，都只說這是拔壯丁當兵。小元家裡只一個老娘，又沒有吃的，全仗小元養活，一見說把小元選住了，哭着去哀求廣聚。廣聚奉的是恆元的命令，哀求也沒有效。得貴很得意，背地裡賣俏說：「誰教他評論丈地的事？」這話傳到老槐樹底，大家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回事。

小明見鄰居們有點事，最能熱心幫助。他見小元他娘哀求也無效，就去找小保小順等一千人來想辦法。小保道：「我看人家既有計劃的，說好話也無用。依我說，就真當了兵也不是壞事，大家在一處都不錯，誰還不能幫一把忙？咱們大家可以招呼他老娘幾天。」小明向小元道：「你放心吧！也



有才無法，只好跟牛東算了算賬，搬到柿樹窪編村去住。

沒有多餘的事，燒柴吃水，一個人能費多少？你那三畝地，到了忙時候一個人抽一晌工夫就給你稍帶了！」小元的叔父老陳爲人很痛快，他向大家謝道：「事到頭上講不起，既然不能不去，以後自然免不了麻煩大家照應，我先替小元謝謝！」小元也跟着說了許多道謝的話。

在村公所這方面，減租跟丈地的兩分表也造成了，受訓的人也選定了，做了一份報告，吃過午飯，撥了個差，連小元一同送往區上。把這三件工作交代過，廣聚打發人把李有才叫到村公所，歪着個頭，拍着桌子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他「造謠生事」又說「簡直像漢奸」，最後下令道：「即刻給我滾蛋！永遠不許回閻家山來！不聽我的話我當漢奸送你！」有才無法，只好跟各牛東算了算賬，搬到柿樹窪編村去住。

隔了兩天，章工作員來了，帶着縣裡來的



兩禮拜過後，小元受訓回來了。

一張公事，上寫道：「據第六區公所報告，閻家山編村各幹部工作積極細緻，完成任務甚為迅速，堪稱各村模範，特傳令嘉獎以資鼓勵……」自此以後，閻家山就被稱爲「模範村」了。

六 小元的變化

兩禮拜過後，小元受訓回來了，一到老槐樹底，大家都來問詢，在地裡作活的，雖然沒到晌午，聽到小元回來的消息的也都趕回來問長問短。小元很得意的道：「依他們看來這一回可算把我害了，他們那裡想得到又給咱們弄了個合適？縣裡叫咱回來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還允許給咱們發槍，發手榴彈。縣裡說：「以後武委會主任跟村長是一文一武，是獨立的系統，不是附屬在村公所。」並且給村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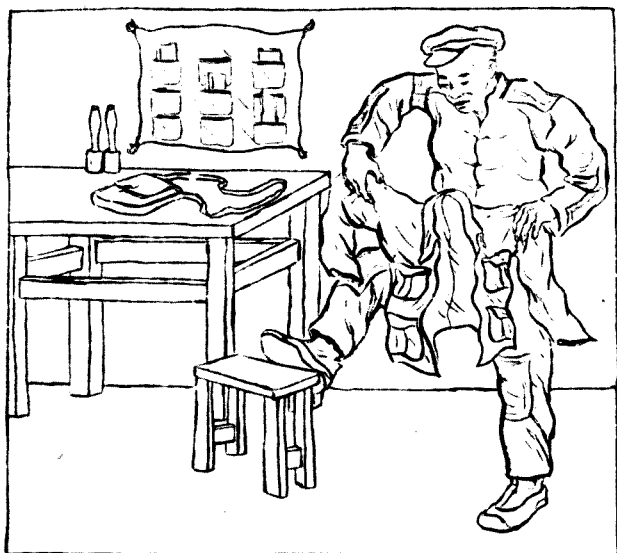
的公事教他給武委會準備一切應用物件。從今以後，村裡的事也有咱老槐樹底的分了。」小順道：「試試！看他老恆元還能獨霸乾坤不能？」小明道：「你的苗也給你鋤出來了。老人家也沒有餓了肚，這家送個乾糧，那家送碗湯，就够他老人家吃了。」小元自是感謝不提。

吃過午飯，小元到了公所，把縣裡的公事取出來給廣聚看。廣聚一看公事，知道小元有權了，就拿上公事去找恆元。

恆元看了十分後悔道：「想不到給他做了個小合適？」又皺着眉頭想了一會道：「既然錯了，就從錯上來——以後把他圍弄住，叫他也變成咱的人！」廣聚道：「那傢伙有那麼一股扭勁，恐怕圍弄不住吧！」恆元道：「你不懂！這只能慢慢來！咱們都捧他的場，叫他多佔點小便宜，「習慣成自然」，不上幾個月工夫，老槐樹底的日子他就過不慣了。」

廣聚領了恆元的命，把一座廟院分成四部分：東社房上三間是村公所，下三間是學校，西社房上三間是武委會主任室，下三間留作集體訓練民兵之用。

民兵動員起來了，差不多是老槐樹底那一把子，常和廣聚鬧小意見。廣聚覺得很難對付。後來廣聚常到恆元那裡領教去，慢慢就生出法子來。比方廣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沒有，住在一個廟裡覺着有點比配不上，廣聚便道：「當主任不可以沒制服，回頭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幾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給小元拿來了，廣聚有水筆，家祥有水筆，小元沒有，覺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還有一枝回頭送你！」第二天水筆也插起來了。廣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去割了一回柴，覺着不好意思，廣聚道：「能燒多少，派個民兵割一點就够了！」



隔了不幾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給小元拿來了

從此以後，小元果然變了，割柴派民兵，擔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當主任。他叔父老陳，見他的地也荒了，一口就罵他道：「小元！看你這一兩個月來像個什麼東西！出來進去架兩條胳膊，連水也不能擔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訓，人家大家給你把苗鋤出來，如今莠了一半穗了，你也不鋤二遍，草比苗還高，看你秋天吃什麼？」小元近來連看也沒有到地裡看過，經老陳這一罵，也覺得應該到地裡看看去，吃過早飯，扛了一把鋤，正預備往地裡走，走到村裡，正碰上家祥吃過飯往學校去。家祥含笑道：「鋤地去啦？」小元臉紅了，覺得不像個主任身分，便喃喃的道：「我到地裡看看去！」家祥道：「歇歇談一會閑話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對，跟着家祥走到廟門口，把鋤放在門外，就走進去跟家祥聚圍談起來，直談到晌午才回去吃飯去。吃過飯，總覺得不可

以去鋤地，結果仍是第二天派了兩個民兵去鋤。

這次派的是小順跟小福，這兩個青年雖然也不敢不去，可是總覺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裡，無精打彩慢慢鋤起來。他兩個一邊鋤一邊談。小順道：「多一位菩薩多一爐香！成天盼望主任給咱們些事，誰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熟，除了多派咱幾回差，一點什麼好處都沒有！」小福道：「頭一過是咱給他鋤，第二過還叫咱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過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過是人家送了官，不能鋤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幫忙？省點氣力不能睡覺？」小福道：「可惜把個有才老漢也插走了，老漢要在，一定要給他編個好歌！」小順道：「不能給他編個試試？」小福道：「可以！我幫你！」給小元鋤地，他們既然有點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鋤到了沒有，留下草了沒有，只是隨手鋤過就是，兩個人都把心用在編歌子上。小順編了幾句，小福也給他改了一兩句，又添了兩句，結果編成了這麼一段短歌：

「陳小元，壞得快，

當了主任耍氣派，

改了穿，換了戴，

坐在廟上不下來，

不擔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捨，

鋤個地，也派差，

逼得鄰居當奴才。」

小福晚上悄悄把這個歌唸給兩三個青年聽，第二天傳出，大家都唸得爛熟，小元在廟裡坐着自然不得知道。

這錢都是些小事，最叫人可恨的是把喜富賠償群眾損失這筆款，移到武委會用了。本來喜富早兩個月就遞了悔過書出來了，只是縣政府把他應賠償群眾的款算了一下，就該着三千四百餘元，還有幾百斤麵，幾石小米，這些東西有一半是恆元用了，恆元就派人告訴喜富說暫且不要回來，有了機會再說。

恰巧「八一」節要檢閱民兵，小元跟廣聚說，還要做些掛包子彈袋，炒麵袋，還要準備七八個人三天的吃喝。廣聚跟恆元一說，恆元覺着機會來了，開了個幹部會，說公所沒款，就把喜富這筆款移用了。大家雖然聽說喜富要賠償損失，可是誰也沒聽說賠多少數目，因為馬鳳鳴的損失也很大，遇了事又能說兩句，就有些人慫恿着他去質問村長。馬鳳鳴跟恆元們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賠償，因此借着大家的推舉也就答應了。但是他知道村長不過是個假樣子，所以先去找恆元。他自己入報告消息的口氣說：「大家對這事情很不滿意，將來恐怕還要討這筆款！」老恆元就猜透他的心事，便向他道：「這事怕不好弄，公所真正沒款，也沒有日子了，四五天就要用，所以幹部會上才那麼決定，你不是也參加過了嗎？不過咱們內裡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場事，一共破費了多少，回頭叫他另外照數賠償你！」馬鳳鳴道：「我也不是說那個啦，不過他們……」恆元攔他的話道：「不不不！他不賠我就不願意他！不信我可以墊出來！咱們都是個幹部，不分個裡外如何能行？」馬鳳鳴見

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說什麼了；別人再慫恿也慫恿不動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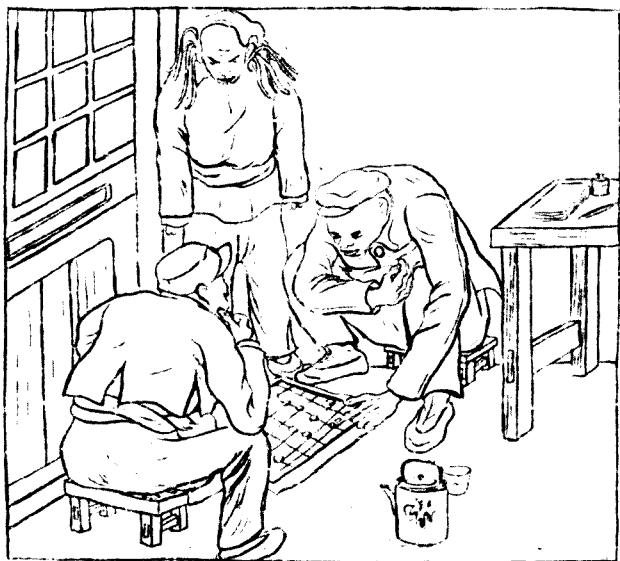
事過之後，第二天喜富就回來了。賠馬鳳鳴的東西恆元担承了一半，其餘應賠全村民衆的那麼大的數目，做了幾條麵袋幾個掛包幾條子彈袋，又給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算完事。

「八一」檢閱民兵，閻家山的民兵服裝最齊整，又是模範，主任又得了獎。

七 恆元廣聚把戲露底

過了陰曆八月十五，正是收秋時候，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區來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老楊同志叫區農會給他介紹一個比較進步的村，區農會常聽章工作員說閻家山是模範村，就把他介紹到閻家山去。

老楊同志吃了早飯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閻家山。他一進公所，正遇着廣聚跟小元下棋。他兩個因為一步棋爭起來，就沒有看見老楊同志進去。老楊同志等了一會，還沒有人跟他答話，他就在這爭吵中間道：「那一位是村長？」廣聚跟小元抬頭一看，見他頭上箍着塊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藍褲，腳上穿着半舊硬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從這服裝上看，村長廣聚以爲是那村派來送信的，就懶洋洋的問道：「那村來的？」老楊同志答道：「縣裡！」廣聚仍問道：「到這裡幹什麼？」小元棋快輸了，在一邊催道：「快走棋嗎！」老楊同志有些不耐煩，便道：「你們忙得很！等一會閑了再說吧！」說了把背包往階台上一丟，坐在上面休息。廣聚見他的話有點不對，也就停住了棋，湊過來答話。老楊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長，却又故意問了一句「村長那裡來了」。他紅着臉答過話，老楊同志才把介



老楊同志等了一會，還沒有人跟他答話。

紹信給他。信上寫的是：

「茲有縣農會楊主席，前往闔家山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請予接洽爲荷……」

廣聚看過了信，把老楊同志讓到公所，說了幾句客氣話，便要請老楊同志到自己家裡吃飯。老楊同志道：「還是免些米到老百姓家裡吃吧！」廣聚還要講俗套，老楊同志道：「這是制度，不能隨便破壞！」廣聚見他土眉土眼，說話却又那麼不隨和，一時想不出該怎樣對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給你出去看看。」說了就出了公所來找恆元。他先把介紹信給恆元看了，然後便說這人是怎樣怎樣一身上氣。恆元道：「前天聽客富說有這麼個人。這人你可小不得！聽喜富說。有些事情縣裏還得跟他商量着辦。」廣聚道：「是是是！你一說我想起來了！那一次在縣裡開會，討論丈地問題那一天，縣幹部先開了個會，彷彿有

他，穿的是藍衣服，眉眼就是那樣。」恆元道：「去吧！好好應酬，不要衝撞着他！」廣聚走出門來又返回去問道：「我請他到家吃飯，他不肯，他叫給他找個老百姓家去吃。怎麼辦？」恆元不耐煩了，發話道：「這麼大一點事也問問我？那有什麼難辦？他要那麼執拗，就把他派到個最窮的家——像老槐樹底老秦家，兩頓糠吃過來，你怕他不再找你想法啦？」廣聚道：「老槐樹底那些人跟咱們都不對，不消他說壞話？」恆元道：「你就不看人，老秦見了生人敢放個屁？每次吃了飯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有什麼事？」

廣聚碰了一頓釘子討了這麼一點小主意，回去就把飯派到老秦家。這樣一來，給老秦找下麻煩了！闔家山沒有行過這種制度，老秦一來不懂這種管飯只是替做一做，將來還要領米，還以為跟派差派款一樣；二來也不知道家常飯就行，還以為衙門來的人一定得吃好的。他既是這樣想，就把事情弄大了，到東家借鹽到西家借麵，老兩口忙了一大會，才算做了兩三碗湯面條。

晌午，老楊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飯，見小砂鍋裡的麵條，大鍋裡的飯還沒有揭開，一看就知道是自己請客招待。老秦首了一碗湯麵條，必恭必敬雙手捧給老楊同志道：「吃吧先生！到咱這窮家吃不上什麼好肉，喝口湯吧！」他越客氣，老楊同志越覺着不舒服，一邊接一邊道：「我自己首！唉！老人家！咱們它一湯飯就討了，爲什麼還要另做飯？」老秦老婆道：「好先生！啥也沒有！只是一口湯！要是不愛吃，飯就端不出來！這幾年把地押了，啥也講不起了！」老楊同志聽她說押了地，正要問她押給誰？結果先向老婆問道：「你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張瘋嘴說什麼！可甃不死你！你還記得啥？」老楊同志猜着老秦是怕她說得有妨礙，也就不再追問，隨便勸了老秦幾句。老秦

見老婆不說話了，因為怕再引起話來，也就不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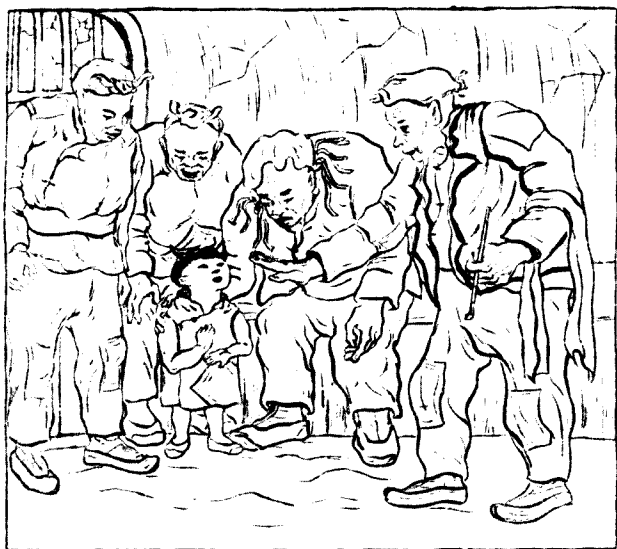
小福也回來了，見家裡有個人，便問道：「爹！這是那村的客？」老秦道：「縣裡的先生！」老楊同志道：「不要這樣稱呼吧！那裡是什麼「先生」？我姓楊！是農救會的！你們叫我個「楊同志」或者「老楊」都好！」又問小福「叫什麼名字」，「多大了」，小福一一答應。老秦老婆見孩子也回來了，便揭開大鍋開了飯。老秦，老秦老婆，還有個五歲的女孩，連小福，四個人都吃起飯來。

老楊同志第一碗飯吃完，不等老楊看見，就走到大鍋邊，一邊舀飯一邊說：「我也吃吃這飯？這飯好吃！」老兩口趕緊一齊放下碗來招待，老楊同志已把山藥蛋南瓜湯舀到碗裡。老秦客氣了一會，也就罷了。

小順來找小福割穀，一進門碰上老楊同志，彼此問詢了一下，就問老秦道：「老叔！人家別人的穀都打了，我爹磨着，連穀也割不起來，後晌教小福給俺割吧？」老秦道：「吃了飯還要打穀！」小順道：「那我也能幫忙，打下你的來，遲一點去割我的也可以！」老楊同志問道：「你們這裡收秋還是各顧各？農救會也沒有組織過互助小組？」小順道：「收秋可不就是各顧各吧？老農會還管這些事啦？」老楊同志道：「那麼你們這裡的農會都管些什麼事？」小順道：「咱不知道。」老楊同志自語道：「模範村！這算什麼模範？五歲的小女孩，聽見「模範」二字，就想起小順教他的幾句歌來，便順口唸道：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



老楊同志沒有看見老秦的眼色，仍問小女孩道「誰教給你的？」

小孩子雖然是順口唸着玩，老楊同志却聽着很有意思，就逗他道：「唸得好呀！再唸一遍看！」老秦又怕闖禍，瞪了小女孩一眼。老楊同志沒有看見老秦的眼色，仍問小女孩道：「誰教給你的？」小女孩指着小順道：「他！」老秦覺着這一下不只惹了禍，又連累了隣居。他以為自古「官官相爲」，老楊同志要是回到公所一說，馬上就不得了。他氣極了，劈頭打了小女孩一掌罵道：「可噁不了你！小順趕緊一把拉開道：「你這老叔！小孩們唸個那，有什麼危險？我編的，我還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樣？」那是真的吧是假的？人家吃烙餅有過你的份？你喝的不是白飯？」老秦就有這樣一種的習慣，只要年輕人說他幾句，他就不說話了。

吃過了飯，老秦跟小福去場裡打穀，老楊同志本來預備吃過飯去找村農會主任，可是聽小順一說，已知道工作不實在，因此又想先

在群眾裡調查一下，便向老秦道：「我給你幫忙去。」老秦雖說「不敢不敢」，老楊同志却扛起木掀掃帚跟他們往場裡去。

場子就在窰頂上，是十幾家公用的。各家的穀子都不多，這天一場共攤了四家的穀子，中間用穀草隔開了界。

老楊同志到場子裡什麼都通，拿起什麼傢具來都會用，特別是好揚家，不只給老秦揚，也給那幾家揚了一會，大家都說「真是一張好木掀」（就是說他用木掀用得妙）。

一場穀打罷了，打穀的人都坐在老槐樹底休息，喝水，吃乾糧，蹣成一圈圍着老楊同志問長問短，只有老秦仍是必恭必敬站着，不敢隨便說話。小順道：「楊同志！你真是個好把式！家裡一定種地很多吧？」老楊同志道：「地不多，可是作的不少！整整給人家住過十年長工！」老秦一聽老楊同志說是個住長工的出身，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牆根叫道：「小福！不去場裡担糠還等什麼？」小福正想聽老楊同志談些新鮮事，不想半路走開，便推託道：「不給人家小順哥割穀？」老秦道：「担糠回來誤得了？小孩子聽起閑話來就不想動了？」小福無法，只好去担糠。他才從家裡挑起籃來往場裡走，老秦也不顧別人談話，又喊道：「細細掃起來！不要只掃個場心！」他這樣子，大家都覺着他不服眼，小保便向他發言道：「你這老漢真討厭！人家說個話你偏要亂吵！想聽就悄悄聽，不想聽你不能回去歇歇？」老秦受了年輕人的氣自然沒有話說，起來回去了。小順向老楊同志道：「這老漢真討厭！吃虧、怕事，受了一輩子窮，可瞧不起窮人。你一說你住過長工，他馬上就變了個樣子。」老楊同志笑了笑道：「是的！我也看出來了。」

廣聚依着恆元的吩咐，一吃過飯就來招呼老楊同志，可是那裡也找不着；雖然有人說在場子裡，遠遠看了一下，又不見有一個閑人（他想不到縣農會主席還能做起活來）。從東頭找到西頭，西頭又找回東頭來，才算找到。他一走過來，大家什麼都不說了。他向老楊同志道：「楊同志！咱們回公所去罷！」老楊同志道：「好！你且回去，我還要跟他們談談。」廣聚道：「跟他們這些人能談個什麼？咱們還是回公所去歇歇吧！」老楊同志見他應不起大家，又想碰他幾句，便半鹹半硬的發話道：「跟他們談話就是我的工作，你要有什麼話等我閑了再談吧！」廣聚見他的話頭又不對了，也不敢強叫，可是又想聽聽他們談什麼，因此也不願走開，就站在圈外。大家見他不走，誰也不開口，好像廟裡的十八羅漢像，一個個都成了啞子。老楊同志見他不走，大家不敢說話，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壓迫怕了，想趕他走開，便問他道：「你還等誰？」他嗷嗷啣道：「不等誰了！」說着就溜走了。老楊同志等他走了十幾步遠，跟故意向大家道：「沒有見過這種村長！農救會的人到村裡，不跟農民談話，難道跟你村長談去？」大家親眼看見自己惹不起的利害人受了碰，覺着老楊同志真是自己人。

天氣不早了，小順喊叫小福去割穀。老楊同志見小順說話很痛快，想多跟他打聽一些村裡的事，便向他道：「多借個錄，我也給你割去！」小明小保也想多跟老楊同志談談，齊聲道：「我也去！」小順本來只問了個小福，連自己一共兩個人，這會却來了五個。這五個人說說話話，一同往地裡去了。

八 「老」「小」字輩準備翻身



五個人到了地，一邊割穀一邊說話。

五個人到了地，一邊割穀一邊說話。小順果然說話痛快，什麼也不忌諱，老楊同志提到晌午聽的那四句歌，很誇獎小順編得好。小保道：「他還是徒弟，他師傅比他編得更好。」老楊同志笑道：「這還是有師傅的？」向小順道：「把你師傅編出來的給咱聽幾段聽一聽吧？」小順道：「可以！你要想聽這，管保聽到天黑也聽不完！」說着便唸起來。他每唸一段，先把事實講清楚了然後才唸，這樣便把村裡這幾年的事實翻出來許多。老楊同志越聽越覺着有意義，比自己一件一件打聽出來的事情又重要又細緻，因此想親自訪問他這師又一次，就問小順道：「這些歌編得果然好！我想見見這人，吃了晚飯你能領上我去他家裡閑坐一會嗎？」小順道：「可惜他不在村裡了，叫人家廣聚把他擄跑了！」接着就把丈地時候的故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一直說到小元送縣受訓，有才逃到

柿樹窪。老楊同志問道：「柿樹窪離這裡多麼遠？」小順往西南山窪裡一指道：「那不是！不遠！五里地！」老楊同志道：「我看這三畝穀也割不到黑！你們若個人去把他請回來，咱們晚上跟他談談！」小明道：「只要敢回來，叫一聲他就回來了！我去！」老楊同志道：「叫他放心回來！我保他無事！」小順道：「小明叔腿不快！小福你去吧！」小福很高興，說了個「可以」扔下鐮就跑了。小福去後，老楊同志仍然接着跟大家談話，把近幾年來村裡的變化差不多都談完了。最後老楊同志問道：「這些事情，黨工作人員怎麼不知道？」小保道：「黨工作人員倒是個好人？可惜沒經過事，一來就叫人家團弄住了，」他直談到天快黑，穀也割完了，小福把有才也叫來了，大家仍然相跟着回去吃飯。

小順家晚飯是穀子麵乾糧豆麵條湯，給他割穀的都在他家吃。小順硬要請老楊同志也在他家吃。老楊同志見他是一番實意，也就不再謙讓，跟大家一齊吃起來。小順又給有才端了碗湯，拿了兩個乾糧，有才自己是人，當然也不客氣。老秦聽說老楊同志敢跟村長說硬話，自然又恭敬起來，把晌午剩下的湯麵條熱了熱，雙手捧了一碗送給老楊同志。

晚飯吃過了，老楊同志向有才道：「你住在那個窩裡？今天晚上咱們大家都到你那裡談一會吧？」有才就坐在自己的門口，順手指道：「這就是我的窩！」老楊同志抬頭一看，見上面還貼着封條，不由他不發怒，他跳起來一把把封條撕破了道：「他媽的！真敢欺負窮人！」又向有才道：「開開進去吧！」有才道：「這鎖也是村公所的！」老楊同志道：「你去叫村公所人來給你開，就說我把你叫回來談話啦！」有才去了。

有才找着了廣聚，說道：「縣農會楊同志找我回來談話，叫你去開門啦！」廣聚見這事情越來越

硬，弄得自己越得不着主義，有心去找恆元，又怕因為這點小事受恆元的碰。他想了一想，覺得農救會人還是叫農救會幹部去應酬，主意一定，就向有才道：「你等等我去取鑰匙去！」他回家取上鑰匙，又去把得貴叫來，暗暗囑咐了一番話，然後把鑰匙給了得貴，便向有才道：「叫他給你開去罷！」有才就同得貴一同回到老槐樹底下。

得貴跟着恆元吃了多年殘剩茶飯，會前不調的浮言客套倒也學得了幾句。他一見老楊同志，就滿面陪笑道：「這位就是縣農會主席嗎？慢待慢待！我叫張得貴，就是這村的農會主席。晌午我就聽說你老人家來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幾次也沒有遇着……」說着又是開門又是點燈，客氣話說得既然叫別人攔不上嘴，慇懃又做得叫別人幫不上手。老楊同志在地裡已經聽小順唸過有才給他編的歌，知道他的爲人，也就不多接他的話。等他忙亂過後，大家坐定，老楊同志慢慢問他道：「這村共有多少會員？」他含糊答道：「唉！我這記性很壞，記不得了！有冊子，回頭查查看！」老楊同志道：「共分幾個小組？」他道：「這這這我也記不清了。」老楊同志放大嗓子道：「連幾個小組也記不得？有幾個執行委員？」他更莫明其妙，趕緊推託道：「我就是個老粗人，什麼也不懂，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老楊同志道：「你不懂只說你不懂，什麼粗人不粗人？農救會根本沒有收過一個細人入會！連組織也不懂，不只能當主席，也沒有資格當會員，今天把你這主席資格會員資格一同取消了吧！以後農救會的事不與你相干！」他一聽說要取消他的資格，就轉了個灣道：「我本來辦不了，辭了幾次也辭不退，村裡只要有點事，想不管也不行……」老楊同志道：「你跟誰辦過？」他道：「村公所！」老楊同志道：「當日是誰叫你當的！」他道：「自然也是村公所！」老楊同志道：「不怨你不懂，原



老楊同志道：「請你們把恆元那一夥人做的無理無法的壞事檢大的細，說條件，我把它記下來。」

來你就不是從農教會來的！去吧！這一回不用辭就退了！」他還要囉索，老楊同志揮着手道：「去去去去！我還有別的事啦！」這才算把他趕出去。

這天因為有才回來了，隣居們都去問候，因此人來的特別多，來了又碰上老楊同志消得貴，大家也就站住看起來了。老楊同志把得貴趕走之後，順路向大家道：「組織農教會是叫受壓迫農民反對壓迫自己的人。日本鬼子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日本鬼子；土豪惡霸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土豪惡霸。張得貴帶領你們反對鬼子嗎？能領着你們反對土豪惡霸嗎？他能當個什麼主席？……」老楊同志，借着評論得貴，順路給大家講了講「農會」是幹什麼的，大家聽得很起勁。不過忙時候總是忙時候，大家聽了一小會，大部分就回去睡了，家裡只剩下小明小保小順有才四個（小福

沒有來。因爲後晌沒有担完糠。吃過晚飯又去担去了。老楊同志道：「請你們把恆元那一夥人做的無理無法的壞事檢大的細細說幾件，我聽他記下來。」隨說着取出鋼筆和筆記簿子來道：「說吧！先就從喜富撒差說起！」小明道：「我先說吧？說漏了大家補！」着接便說起來。他才說到喜富賄債大家損失的事，小順忽聽窗外好像有人，便喊道：「誰？」喊了一聲，果然有個人瑟瑟跑了。大家停住了話，小保小順出來到門外一看，遠遠望了一個人，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小順道：「是誰？怎麼不進來怎麼跑了？」小福道：「那裡是我？是老得苦！我担完了糠一出門就見他跑過去了！」小順道：「老傢伙，又去報告去了！」小順道：「要防備這老傢伙壞事！你們回去談吧，我去站個崗！」小順道：「往審頂上的土地上去，大家仍舊接着談。老楊同志把材料記了一大堆。便向大家道：『我看這些材料中，押地、不實行減租、喜富不賠款、村政權不民主；這四件事最大，因爲在這四件事中，押地的是大多數。咱們要鬧爭他們，就要叫恆元退還押地，退出多收的租米，叫喜富照縣裡判決的賠款，澈底改選了村政幹部。其餘各個人吃虧的事，只要各人提出，該怎麼辦怎麼辦，只要這樣一來，他們就倒台了，受壓迫的老百姓就抬起頭來了。』」

小明道：「能弄成那樣，那可真是又一番世界，可惜沒有鬧家——如今就想不出這麼能出頭的人來。有幾個能寫會算，見過世面，幹得了說話的，又差不多跟人家近，跟咱遠。」老楊同志道：「現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能只靠一兩個人——這也跟打仗一樣，要憑有隊伍，不能只憑指揮的人。指揮的人自然也很要緊，可是能從隊伍裡提拔出來的才靠得住。你不要說沒有人，我看這老槐樹底的人也不少，只要大家抬舉，到個大場面上，也能說他幾句！」小保道：「這道理是對的，只是說到

真事上我就慳慳了。就像咱們要鬪爭恆元，可該怎樣下手？咱又不是村裡的什麼幹部，怎樣去集合人？怎樣跟人家去說？人家要不理咱怎麼辦？人家要翻了臉咱怎麼辦？……」老楊同志道：「你想得很是路，咱們現在預備就是要預備這些。咱們這些人數目雖然不少，可是散着不能辦事，還得組織一下。到人家進步的地方，早就有組織起來的工農婦青各救會，你們這裡因為一切大權都在惡霸手裡，什麼組織也沒有。依我說，咱們明天先把農救會組織起來，就用農救會出名跟他們說理。咱們只要依法令跟他們說，他們使的惡錢，押地，多收了人家的租子，就都得退出來。他要無理混賴，現在的政府可不像從前的衙門，不論他是多麼利害的人，犯了法都敢治他的罪！」小保道：「這農救會該怎樣組織？」老楊同志就把「會員手冊」取出來，給大家把會員的權利、義務、入會資格、組織章程等大概講了一些，然後向大家道：「我看現在很好組織，只要說組織起來能打倒恆元那一派，再不受他們的壓迫，管保願意參加的人不少！」小保道：「那麼明天你就叫村公所召開個大會，你把這道理先給大家宣傳宣傳，就叫大家報名參加，咱們就快快組織起來幹！」老楊同志道：「那辦法使不得！」小保道：「從前革工作員就是那麼做的，不過後來沒有等大家報名，不知道怎樣老得貴就成了主席了！」老楊同志道：「所以我說那辦法使不得。那辦法還不只是沒有人報名：一來在那種大會上講話，只能籠統講，不能講得很透澈；二來既然叫大家來報名，像與恆元有關係那些人與報上名給恆元打聽消息，可該收呀不收？我說不用那樣做；你們有兩個人會編歌，就把『入了農救會能怎樣怎樣』編成個歌傳出去，凡是真正受壓迫的人聽了，一定有許多願意入會，然後咱們出去幾個人跟他們每個人背地談談，願意入會的就介紹他入會。這樣組織起來的會，一來沒有恆元那一派的人，二來入會以後都知

道會是做什麼的。」大家齊聲道：「這樣好！這樣好！」小保道：「那麼就請有才老叔今天黑夜把歌編成。編成了只要唸給小順，不到明天晌午就能傳遍。」老楊同志道：「這樣倒很快，不過還得找幾個人去跟願意入會的人談話，然後介紹他們入會。」小福道：「小明叔交人很寬，只要出去一轉還不是一大羣？」老楊同志道：「我說老楊槐底有能人你們看有沒有？」正說着，小順跑進來道：「站了一會崗又調查出事情來了！廣聚，小元，馬鳳鳴，啓昌，都往恆元家裡去了，人家恐怕也有什麼佈置。我到他們口看着，門關了，什麼也聽不見！老楊同志道：「聽不見由他去吧！咱們該咱們的。你們這幾個人算是由我介紹先入了會，明天你們就可以介紹別人。天氣不早了，咱們散了罷！」說了就散了。

九 鬥爭大勝利

自從老楊同志這天後晌碰了廣聚一頓，晚上又把有才叫回，又取消了張得貴的農會主席，就有許多人十分得意，暗暗道：「試試！假大頭也有不利害的時候？」第二天早上，這些人都想看看老楊同志是怎樣一個人，因此吃早飯時候，端着碗來老楊槐底的特別多。有才應許下的新歌，夜裡編成，一早起來就唸給小順了。小順就把這歌傳給大家。歌是怎樣唸：

「入了農救會，力量大幾倍，

誰敢壓迫咱，大家齊反對。

清算老飯元，從頭算到尾；

黑錢要他賠，押地要他退，
減租要認真，一顆不許昧。

幹部不是人，都叫他退位，
再不吃他虧，再不受他累。

辦成這些事，痛快幾百倍，

想要早成功，大家快入會！」

提起反對老恆元，閻家山沒有幾個不贊成的，再說到能叫他賠黑款，退押地……大家的勁兒自然更大了，雖然也有許多怕得罪不起人家不敢出頭的，可是仇恨太深，願意幹的究竟是多數，還有人說：「只要能打倒他，我情願再站上一畝地！」他們聽了這入會歌，馬上就有二三十個人入會的，小保就給他們寫上了名。山窩上的佃戶們，無事不到村裡來。老楊同道道：「誰可以去組織他們？」有才道：「這我可以去！我常在他朝山上放牛，跟他們最熟。」打發有才上了山，小明就到村裡去活動，不到晌午就介紹了五十五個會員。小明向老楊同道道：「依我看來，凡是敢說敢幹的，差不多都收進來了；還有些胆子小的，雖然也與咱是一氣，可是自己又不想出頭，暫且還不願參加。」老楊同道道：「不少，不少！這裏大個小村子，馬上說話馬上能組織起五十多個人來，在我作過工作的村子裡，這還算第一次遇到。從這事上看，可以看出一般人對他們仇恨太深，鬧起來一定容易勝利！事情既然這樣順當，咱們晚上就可以開個成立大會，選舉出幹部，分開小組，明天就能幹事。這村裡這麼多的問題，區上還不知道，我可以連夜回區上一次，請他們明天來參加群眾大會。」正說着，有才回

來了，有幾家佃戶也跟着來了。佃戶們見了老楊同志，先問「要是生起氣來，人家要奪地該怎麼辦？」老楊同志就把法令上的永佃權着他們講了一遍，叫他們放心。小明道：「山上人也來了，我就可以趁這晌午開個會。」老楊同志道：「這樣更好！晌午開了會，趕天黑我還能回到區上。」小明道：「這會咱們到什麼地方開？」老楊同志道：「介紹會員不叫他們知道，是怕那些壞傢伙混進來；開成立大會可要跟他們有模有樣，到大廟裡成立去！」吃過了午飯，廟裡的大會開了，選舉的結果，小保、小明、小順當了委員。三個人一分工，小保擔任主席，小明擔任組織，小順擔任宣傳。選舉完了，又分了小組，闔家山的農救會就算正式成立。

老楊同志向各小組問道：「今天晚上，可以通知各小組，大家搜集老恆元的惡霸材料。」小順道：「我這裏廣聚、馬鳳鳴、張啓昌、陸小元的材料都可以搜集。」老楊同志道：「這不大妥當；馬鳳鳴、張啓昌不是真心願意恆元的人，照他們昨天談的，這兩個人有時候也反對恆元。咱們着個跟他說得的人去給他說，利害關係，至少鬧起恆元來他兩人能不說話。小元他原來是你們招呼起來的人，只要恆元一倒，還有法子叫他變過來。把這些人暫且除過，只把勁兒用在恆元跟廣聚身上，成功要容易得多。」老楊同志把這道理說完，然後叫他們多佈置幾個能說會道的人，預備在第二天的大會上提意見。

安頓停當，老楊同志便回到區公所去。他到區上把在闔家山發現的問題大致一談，區救聯會、武委會主任、區長，大家都莫明其妙，章工作員三番五次說不是事實。最後還是區長說：「咱們不敢主觀主義，不要以為咱們沒有發現問題就算沒有問題。依我說咱們明天都可以去參加這個會去，要真有

那麼大問題，就是在事實上整了我們一次風。」

老恆元也生了些鬼辦法；除了川家長資格拉了幾戶姓閻的，又打發得音向農救會的個別會員們說：「你不要跟着他們胡鬧！他們這些工作人員，三天調了五天換了，老村長是永遠不離開家山的，等他們走了你還出得了老村長的手心嗎？」果然有幾個人聽了這話，去找不明要退出農救會。小明急了，跟小保小順們商議。小順道：「他會說咱也會說，咱們再請有才老叔編上個歌，多多寫幾張把村裡貼滿，嚇他一嚇！」有才編了個短歌，連編帶寫，小保也會寫，小順小福管貼，不大一會就把事情辦了，連老恆元門上也貼了幾張。第二天早上，滿街都有人在牆上唸歌：

「工作人員，換不換，

農救會，永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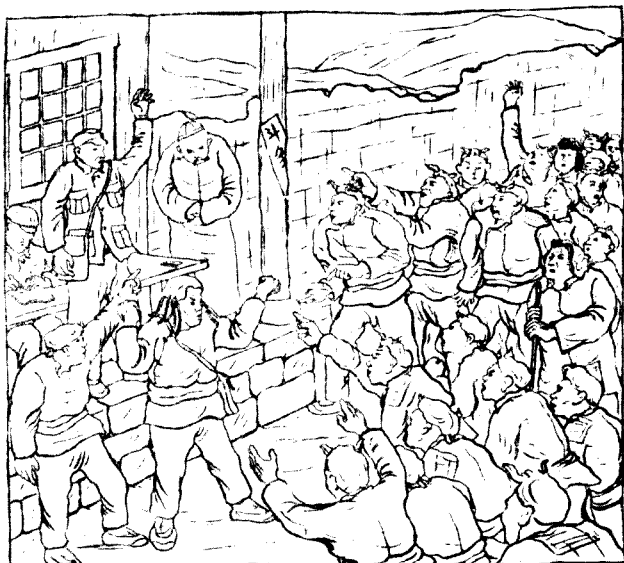
只要你恆元不說理，

幾時也要跟你幹！」

才算把得音的謠言壓住。

吃過飯，老楊同志跟區長、救聯主席、武委會主任、黨工作人員一團坐了，一來就先到老槐樹底下溜了一溜，這一來是老恆元廣聚們沒有料到的，因此馬上懂了手脚。

農大會開了，恆元的違法事實，大家一天也沒有提完。起先提意見的還是農救會人，後來不是農救會人也提起意見來了。恆元最沒法巧辯的是押地跟不實行減租，其餘網人，打人，罰錢，吃烙餅……他雖然想盡法子巧辯，只是證據太多，一條也變不脫。



羣衆大會開了，恆元的違法事實。大家一天也沒提完。

第二天仍然繼續開會，直到中午才算開完。鬭爭的結果老恆元把八十四畝地全部退還原主。退出多收了的租，退出有違禁的黑錢。因爲私自減了喜富的賠款，劉廣衆由區公所撤職送縣查辦。喜富的賠款仍然照數賠出。在鬭爭時候，自然不能十分痛快，像退押契、改租約……也費了很大周折，不過這陣鬭爭，人們差不多都見過，不必細叙。

吃過午飯，又選村長。這次的村長選住了小保，因此農救會又補選了委員。因爲鬭爭勝利，要求加入農救會的人更多起來，經過了審查，又擴充了四十一個新會員。其餘村政委員，除了馬鳳鳴跟張啓昌不動外，老恆元父子也被大家罷免了另行選過。

選舉完了天也黑了，區幹部連老楊同志都住在村公所。因爲村裡這慶大問題章工作員一點也不知道，還常說老恆元是開明士紳，大家

就批評了他一次，老楊同志指出他不會接近群眾，一來了就跟恆元們打熱鬧，群眾有了問題自然不敢說。其餘的同志，也有說是「思想意識」問題或「思想方法」問題的，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較長期的反省。

批評結束了，大家又說起閑話，老楊同志順便把李有才這個人介紹了一下，大家覺着這人很有趣，都說「明天早上去訪一下」。

十 「板人」作總結

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因為晚上多談了一會話，第二天醒得遲了一點。他們一醒來，聽着村裡地裡到處喊叫，起先還以為出了什麼事，仔細一聽，才知道是唱不是喊。老楊同志是本地人，一聽着，便向大家道：「你聽老百姓今天這股高興勁兒，『乾梆戲』唱得多麼嘖？」（這地方把不打樂器的清唱叫「乾梆戲」）。

正說着，小順唱着進公所來。他跳跳打打向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道：「都起來了？昨天累了吧？」，看神氣十分得意。老楊同志問道：「這場鬪爭老百姓覺着怎樣？」小順道：「你就沒有聽見『乾梆戲』？真是天大的高興，比過大年高興得多啦！地也回來了，錢也回來了，吃人錢也再不敢吃人了，什麼事有這事大？」老楊同志道：「李有才還在家吧？」小順道：「在！他這幾天才回來沒有什麼事。叫他吧？」老楊同志道：「不用！我們一早起好到外邊溜一下，順路就溜到他家了！」小順道：「那也好！走吧！」小順領着路，大家就往老槐樹底來。

才下了坡，忽然都聽得有人吵架。區長問道：「這是誰吵架了？」小順道：「老陳罵小元啦！該罵！」區幹部們問起底細，小順道：「他本來是老槐樹底人，自己認不得自己，當了個武委會主任，就跟人家老恆元打成一夥，在廟裡不下來。這兩天鬧起老恆元來了，他沒處去，仍然回到老槐樹底。老陳是他的叔父，看不上他那樣子，就罵起他來。」區幹部們聽老楊同志說過這事，所以區武委會主任也來了。區武委會主任道：「趁鬪倒了恆元，批評他一下也是個機會。」大家本是出來閑找有才的，遇上了比較正經的事自然先辦正經事，因此就先往小元家。老陳正罵得起勁，見他們來了，就停住了罵，把他們招呼進去。武委會主任也不說閑話，直捷了當批評起小元來，大家也接着提出些意見，最後的結論分三條：「第一是穿衣吃飯跟人家恆元們學樣，人家就用這些小利來拉攏自己，自己上了當還不知道。第二是不生產，不勞動，把勞動當成丟人事，忘了自己的本分。第三是借着一點小勢力就來壓迫舊日的患難朋友」。區武委會主任最後等小元承認了這些錯誤，就向他道：「限你一個月把這些毛病完全改過，叫全村幹部監視着你。一月以後倘若還改不完，那就沒有什麼客氣的了！」老陳聽完了他們的話，把膝蓋一拍道：「好老同志們！真說得對！把我要說的話全說完了！」又回頭向小元道：「你也聽清楚了，也都承認過了！看你做的那些事以後還能見人不能？」老楊同志道：「這老人家也不要那樣生氣！一個人做了錯，只要能真正改過，以後仍然是好人，我們仍然以好同志看他！從前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儘責備他也無益，我看以後不如好好幫助他改過，你常跟他在一處，他的行動你都可以知道，要是見他犯了舊錯，常常提醒他一下，也就是幫助了他了……」。

談了一會，已是吃早飯時候。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就從小元家裡走出。他們路過老秦門口，冷不



李有才 一進廟門，見區村幹部跟老楊同志都在。

防見老秦出來攔住他們，跪在地下鼓鑿鼓鑿了幾個頭道：「你們老先生們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們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老楊同志把他拉起來道：「你這老人家真是認不得事！鬪爭老恆元是農救會發動的，說理時候是全村人跟說他的，我們不過是幾個調解人。你的真恩人是農救會，是全村民衆，那裡是我們？依我說你也不用費人謝恩，只要以後遇着大家的事靠前一點，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老秦還要讓他們到家裡吃飯，他們推推讓讓走開。

李有才見小順說老楊同志跟區村幹部們找他，所以一吃了飯，取起他的旱鞋，就往村公所來。從他走路的脚步上，可以看出比那一天也有勁。他一進廟門，見區村幹部跟老楊同志都在，便道：「找我嗎？我來了！」小保道：「這老叔今天也這麼高興？」有才道：「十五年

不見的老朋友，今天回來了，怎能不高興？」小明想了一想問道：「你說的是個誰？我怎麼想不起來？」有才道：「一說你就想起來了，我那三畝地不是押了十五年了嗎？」他一說大家都想起來了，不由得大笑了一陣。

老楊同志向有才道：「最好你也在村裡擔任點工作幹，你既有才幹，也很熱心！」小明道：「當個民衆夜校教員還不是呱呱叫？」大家拍手道：「對，對！最合適！」

老楊同志向有才道：「大家想請你把這次鬧爭編個紀念歌好不好？」有才道：「可以！」他想了「一會，向大家道：「成了成了！」」接着唸道：

「閩家山，翻天地，

群衆會，大勝利。

老恆元，洩了氣，

退租退款又退地，

劉廣聚，大舞弊，

犯了罪，沒人替，

全村人，很得意，

再也不受冤枉氣，

從村裡，到野地，

到處唱起「乾梆戲」。

大家聽他唸了，都說不錯，老楊同志道：「這就算這場事情的一個總結吧！」

談了一小會，區幹部回區上去了，老楊同志還暫留在這一帶突擊秋收工作，同時在工作中健全各救會組織。



东北出版社

东商

¥ 30.00